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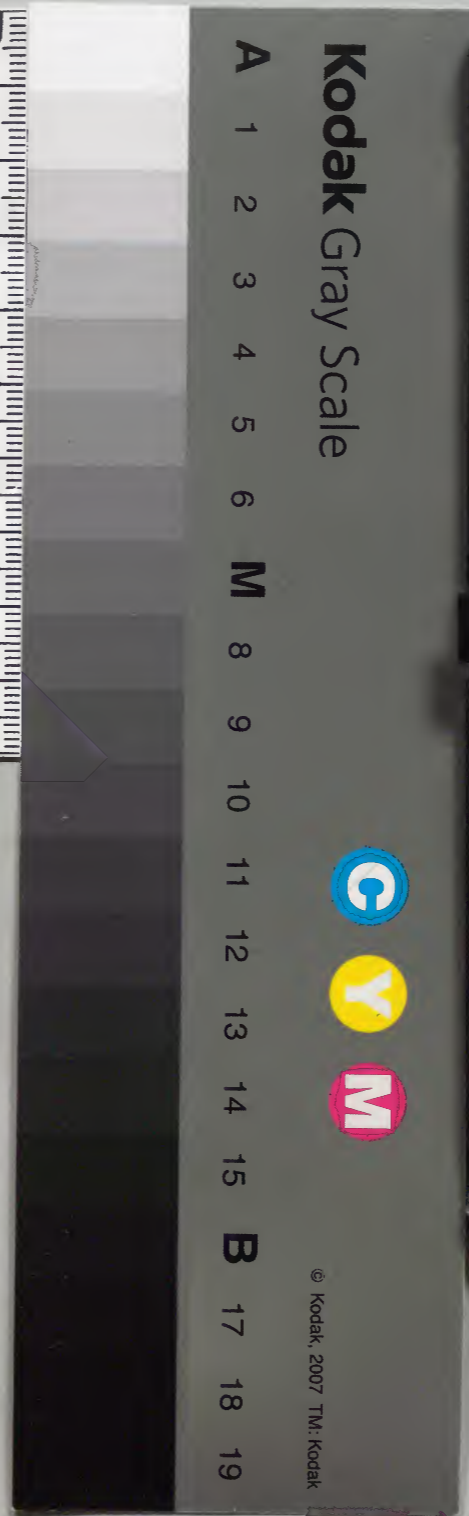
陔餘叢考

卷五之卷九

漢書門			
二	七	八	類
冊	架	函	號
10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七	七	書	
兩	八		
一	八		
冊	冊		
四	號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88
冊數	10 (2)
函號	307 178



陔餘叢考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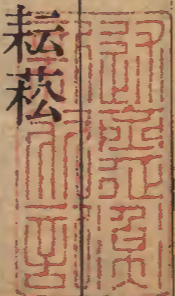
陽湖

趙翼

耘菘

史記一

班彪謂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是蓋以本紀世家列傳為史遷創例然文心雕龍云遷取式呂覽著本紀以述皇王則遷之作紀固有所本矣今按呂覽十二月紀非專述帝王之事而史記大宛傳贊則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五百里又云禹本紀及山海經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是遷之作紀非本於呂覽而漢以前別有禹本紀一書正遷所本耳又衛世家贊云子讀世家言云云則遷之



作世家亦有所本非特創也惟列傳敘事則古人所無
古人著書凡發明義理記載故事皆謂之傳孟子曰於
傳有之謂古書也左公穀作春秋傳所以傳春秋之旨
也伏生弟子作尚書大傳孔安國作尚書傳所以傳尚
書之義也大學分經傳韓非子亦分經傳皆所以傳經
之意也故孔穎達云大率秦漢之際解書者多名爲傳
又漢世稱論語孝經并謂之傳漢武謂東方朔云傳曰
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東平王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成帝賜翟方進書云傳曰高而不
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時所謂傳凡古書及說經皆名
之非專以敘一人之事也其專以之敘事而人各一傳

則自史遷始而班史以後皆因之然則本紀世家非遷
所創而列傳則創自遷耳叔皮乃以爲皆遷創例何耶
又遷書名史記亦有所本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孔
子世家所謂因史記作春秋是也

史記二

史記高祖本紀先總敘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則稱
劉季得沛後稱沛公王漢後稱漢王卽帝位後則稱上
後代諸史皆因之其實此法本於舜典未卽位以前稱
舜卽位之後分命九官卽稱帝曰古時雖樸畧而史筆
謹嚴如此分命九官之前初咨四岳尙有一舜曰者正
以起下文帝曰之例謂此帝乃舜也又顧命康王未卽

師範書考 卷五 二
位以前稱子釗卽位後卽稱王亦是此例

史記三

孔子無公侯之位而史記獨列於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國世家與孔子毫無相涉者亦皆書是歲孔子相魯孔子卒以其繫天下之重輕也其傳孟子雖與荀卿騶忌等同列然敘忌等尊寵處卽云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又云衛靈公問陣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皆以孔子孟子並稱是尊孟子亦自史遷始也

史記四

史記淮陰侯傳全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之心乎爲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書則韓信傳盡刪通語而另爲通作傳以此語敘入通傳中似乎詳簡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應立傳之人載其語於淮陰傳則淮陰之心跡見而通之爲辨士亦附見史遷所以不更立蒯通傳正以明淮陰之心兼省却無限筆墨班掾則轉因此語而特爲通立傳反畧其語於韓信傳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輕且開後世史家一事一傳之例宜乎後世之史日益繁也又如冒題遺呂后書至穢褻史記不載爲本朝諱也班書則覲縷述之并報書之醜惡亦詳錄不遺其無識更甚遷之優於固豈特在文字間也惟史記

不立楚懷王孫心傳殊爲缺筆陳涉已世家矣項羽已本紀矣心雖起牧羊然漢高與項羽嘗北面事之漢高之入關實奉其命以行後又與諸侯王共尊爲義帝而漢高之擊項羽也并爲之發喪則心固當時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數者因項梁敗於定陶卽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因宋義預識項梁之將敗卽拜爲上將軍因項羽殘暴卽令漢高扶義而西及漢高先入關羽以強兵繼至亦居滅秦之功使人報心心仍守先入關者王之之舊約而畧不瞻徇是其智畧信義亦有足稱者非劉聖公輩所可及也自當專立一傳乃史記逸之豈以其事附見項羽諸傳中故不復敘耶然律以史法究

未協也班史但改陳勝項羽爲列傳而懷王心亦遺之終屬疎漏後漢書列更始諸傳明史列韓林兒郭子興諸傳較爲周密矣

史記五

史記堯紀全取堯典成篇舜紀用舜典及孟子禹紀用禹謨禹貢及孟子其自敘謂擇其言尤雅者故他書不旁及也又如周穆王西巡見西王母之事周本紀不載而於趙造父之御見之亦見繁簡得宜然其中亦多有牴牾者舜紀云父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事父及後母與弟下文又云舜冀州之人也父頑母嚚象傲皆欲殺舜其文法不太複乎堯使九男二女事舜在四

岳薦舜之後而四岳之薦則以其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其時頑父嚚母傲弟已皆底豫矣豈復有使之完廩浚井謀殺其身分其財奪其妻之事乃徒以孟子書有此語遂曲爲附會則仍未見其能擇也堯旣親睦九族矣據史記所敘世次則舜乃堯之族孫尙在五服之內乃並不收卹而致其陶漁耕稼所謂睦族者安在耶且族中有此聖德之子孫而堯竟不知反待四岳之薦知人則哲之帝堯何至瞶瞶若此耶左傳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國語幕能帥顓頊者有虞氏報焉則舜之先有名幕者而史記舜本紀無之又左傳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註云思舜之後也則舜之後在夏時

有封於虞者左傳舜寘德於遂註謂殷封舜後於遂則舜之後在殷時有封於遂者子產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胡公則胡公滿之父也而史記陳世家皆不載又如契稷皆帝嚳子也契至紂四十三世而稷至文王僅十五世伊尹相湯湯七傳至太戊而伊尹之子陟乃爲太戊相此皆訛舛之顯然者劉知幾謂史記周以上多闕畧無體統秦漢以下始條貫有倫信然蓋上古之事荒遠難稽史冊所垂已殘缺失次而必以意爲貫穿附會之自多窒礙也不特此也劉累以擾龍事孔甲語本荒幻乃載之夏本紀而夏時有窮后羿篡帝相而代其位羿又爲寒浞所殺浞二子澆

禮一封於過一封於戈夏臣靡起兵滅浞而立少康事見左傳此夏本紀所必當載者乃反無一字僅於吳世家伍子胥語中見之而但云有過氏滅帝相少康奔於有虞以一成一旅中興復位則又遺却后羿篡相一事且左傳羿篡位後帝相尙依斟灌斟鄩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能用兵始伐二斟而滅相相之妻后緡方娠逃歸於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長乃滅澆等則自羿篡位至少康復國凡數十年而本紀但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何也商本紀湯曰吾甚武乃自號曰武王此與尉佗自稱南越武王何以異周本紀武王伐紂紂奔鹿臺自燔武王至其死處自射之三發

而後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此雖劉裕朱溫之徒尙不出此而武王爲之乎甫刑謂穆王享國百年史記謂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左傳晉獻公之子九人國語亦云同出九人惟重耳在而史記晉世家則曰八人鞏之戰左傳郤克欲以蕭同叔子爲質而史記則以爲蕭同姪子皆不符合趙武之母莊姬左傳註以爲晉景公姊而史記則以爲成公姊按成公景公父也景公立十七年始有殺趙同趙括之事若係成公姊其時當已五六十歲尙能生遺腹子乎吳世家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處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長遂起兵相攻伍子胥傳亦言兩女子爭桑而

楚世家則曰吳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一事也而或云女子或云小童且吳世家則以卑梁屬楚楚世家則又以卑梁屬吳又楚世家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下令國中敢諫者死伍舉進曰有鳥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於是誅數百人進數百人而國大治滑稽傳又以爲齊威王卽位荒亂左右莫敢諫淳于髡進曰國中有大鳥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不蜚則已蜚則冲天不鳴則已鳴則驚人於是朝諸縣令賞一人誅一人而國大治此又一手所著書而以一事繫之於兩人者淳于髡傳末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孟乃楚莊王時人在淳

于髡前二百餘年反云孟在髡後百餘年又子貢已列孔子弟子傳矣而貨殖傳又列之淳于髡已列孟子荀卿傳矣而滑稽傳又列之此又皆文之失檢者蓋史遷網羅舊聞僅編輯成書未及校勘是以尙多疎悞觀於景武二紀及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列傳三王世家並傳新列傳俱未卒業元成間褚少孫始補成之則史記本未爲完書也

伯益伯翳一人

史記伯益佐禹而秦本紀秦之先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栢翳而不言伯益是以後人皆以栢翳伯益爲二人然

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另有栢翳一人則尙書載之當與稷契臯陶同列乃尙書所載有伯益無栢翳而伯益作虞其職在若上下草木鳥獸與史記所云馴鳥獸者適相脗合則史記平水土馴鳥獸之栢翳卽尙書若上下草木鳥獸之伯益無疑惟史記之大費不見於尙書胡應麟據汲冢書有費侯伯益之語則大費乃伯益之封國史記旣云大費卽栢翳而伯益實封於費可見栢翳卽伯益也又按國語羸伯翳之後也韋昭註卽伯益也漢書地理志又曰秦之先爲伯益佐禹治水爲舜虞官則伯翳伯益之爲一人尤明白可証蓋翳與益聲相近之訛也

路史以伯翳伯益爲二人謂翳乃少昊後臯陶之子益乃高陽之第三子隤斲金仁山則云伯翳卽伯益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若以伯翳爲臯陶之子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於西臧文仲安得云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乎又以益爲高陽之子則夏啓時應二百餘歲禹又何從薦之是仁山亦以翳益爲一人也

趙氏孤之妄

春秋魯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謂趙嬰通於趙朔之妻莊姬趙同趙括放諸齊莊姬以嬰之亡故譖同括於晉景公曰將爲亂公乃殺之武

趙武也莊姬子

從姬氏

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勲宣
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返其田焉左傳
敘趙氏孤之事如此而已國語趙簡子之臣郵無恤進
曰昔先主少懼於難從姬氏畜於公宮智伯諫智襄子
亦曰趙有孟姬之讒又韓獻子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
之讒吾能違兵是皆謂莊姬之譖殺同括並無所謂屠
岸賈也里克殺夷齊卓子時曾令屠岸夷告重耳欲立
之屠岸之姓始見此其後亦未見更有姓屠岸之人仕
於晉者卽史記晉世家亦云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
族滅之韓厥言趙衰趙盾之功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
氏後復與之邑是亦尙與左傳國語相合無所謂屠岸
賈也乃於趙世家忽云屠岸賈爲景公司寇將誅趙氏
先告韓厥厥不肯而陰使趙朔出奔朔不肯曰子必不
絕趙氏賈果殺朔及同括嬰齊朔之妻成公姊有遺腹
走匿公宮後免身賈聞之又索於宮中朔妻置兒袴內
不啼乃得免朔之客程嬰公孫杵臼恐賈復索杵臼乃
取他兒僞爲趙氏孤匿山中使嬰出率賈之兵入山殺
之并及杵臼而嬰實匿趙氏真孤十五年韓厥言於景
公立之爲趙氏後卽武也武與嬰乃殺賈亦滅其族而
嬰亦自殺以報杵臼於地下按春秋經文及左國俱但
云晉殺趙同趙括未嘗有趙朔也其時朔已死故其妻
通於嬰而同括逐嬰史記謂朔與同括嬰齊同日被殺

已屬互異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被難時已有武並非
莊姬入宮後始生而史記謂是遺腹子又異以理推之
晉景公並未失國政朔妻乃其姊也公之姊既在宮生
子賈何人輒敢向宮中索之如曹操之收伏后乎况其
時尚有欒武子知莊子范文子及韓獻子共主國事區
區一屠岸賈位非正卿官非世族乃能逞威肆毒一至
此乎且卽史記之說武爲莊姬所生則武乃趙氏嫡子
也而晉世家又以爲庶子晉世家景公十七年殺同括
仍復趙武邑晉年表於景十七年亦言復趙武田邑而
趙世家又謂十五年後則其一手所著書已自相矛盾
益可見屠岸賈之事出於無稽而遷之採摭荒誕不足
憑也史記諸世家多取左傳國語以爲文獨此一事全
不用二書而獨取異說而不自知其牴牾信乎好奇之
過也

宰我與田常作亂之誤

史記及孔子家語俱云宰予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
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則宰予蓋嘗助逆者及閱呂氏春
秋與左傳相印證乃知非宰予事而傳聞之誤謬也呂
氏慎勢篇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謂公曰陳常與宰
予甚相憎若相攻則危上矣願君去其一人也簡公弗
聽未幾陳常果攻宰予卽簡公于廟簡公嘆曰吾不用
鞅之言至於此亦見淮南子人間篇而左傳哀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歸卽位使爲政陳成
子憚之諸御鞅謂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
子我杜註闕止字也逢陳逆殺人遂執之陳氏使逆僞病而遺以
酒肉使醉守者而殺之以逃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宮子
我在幄出迎之成子入閉子我於門外公執戈將擊陳
氏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子我歸屬徒攻闔
不克乃出奔陳氏追而殺諸郭陳恒卽田常遂執公於舒州
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二書所載同一事也而一
以爲闕止一以爲宰子則以闕止字子我宰子亦字子
我故呂氏遂誤以此事屬之宰子而史記及家語并不
知其詳又以爲宰子與田常作亂而夷族輾轉傳訛正
如鐘盤燭籥之遞誤竟使名賢橫被誣讟成千古之冤
獄由此以觀則韓非子所云宓子賤不鬪而死於人手
韓詩外傳所云柳下惠殺身以成信皆戰國以後誤傳
之詞非實事也

按田常殺子我一事史記於齊世家則全用左傳原
文應亦知子我之卽闕止矣而於田齊世家則又以
闕止爲監止以子我爲監止宗人下又云田氏之徒
追殺子我及監止是史遷旣誤闕止監止爲兩人又
誤闕止監止子我爲三人宜乎以子我爲宰子也然
卽以子我爲宰子則宰子之死亦以攻田常不克而
被殺非黨于常也乃宰子傳何以又云與田常作亂

益可知史記追敘戰國以前之事牴牾舛謬多不可

信矣

又按史記李斯上書二世言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陰取齊國殺宰子于庭東坡志林引之以證弟子傳宰子與田常作亂之誤謂李斯乃荀卿弟子去孔子不遠所引宜得其實云此亦但明宰子之非黨於田常而不知宰子本無被殺之事也

齊湣王伐燕之誤

齊伐燕一事孟子手自著書以為齊宣王此豈有錯誤乃史記則以為湣王遂致後人紛紛之疑按國策韓齊為與國篇燕噲以國與子之國中大亂適秦魏伐韓田臣思曰秦伐韓則楚趙必救而齊可以乘燕之亂是天以燕賜我也齊王乃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此篇所言齊王尚未確指宣王而燕王噲既立篇則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因而仆之并載孟子勸王伐燕之

語宣王因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為宣王無可疑也史記所以係之湣王者則以湣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樂毅之伐齊實因齊破燕而為燕昭王報怨想齊伐燕與燕破齊之事相距不甚遠而湣王在位二十九年燕齊相報不應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為湣王不知此亦在國策特史遷未詳考耳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築宮事郭隗篇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去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宣王而為燕所破者湣王國策原自明白蓋宣王破齊之後不久即卒湣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為

燕所破計其年歲正與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畧相符
史遷漫不加考故於燕世家則云子之之亂孟子謂潛
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兵伐之而
田齊世家則宣潛兩王俱不載伐燕之事忽於潛王二
十九年突出樂毅爲燕伐齊一段可見史遷並未細核
年歲遂難於敘次強以係之潛王而不知國策之文原
自與孟子相合也况將兵之章子卽匡章也匡章在威
王時已將兵伐秦若如史記所云則歷威王三十六年
宣王十九年潛王二十六七年其人不但且歷宦八九十
年乎有是理乎

通鑑以史記所載與孟子不合乃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
下十年謂伐燕係宣王十九年事然宣王在位僅十九年
而燕人立太子平又在伐燕後二年則燕畔仍在潛王時與孟子所記宣王慙於
孟子之語不合故顧寧人又謂當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三年此說更屬武斷

古國君在位之年豈後人可憑空增損總由於不曾留意燕昭卽位二十八年始
報怨一語遂有此紛紛也以此一語爲據則孟子所記宣王伐燕正是實事而史
記移爲潛王之誤自不待言
并無俟諸家之強移年歲矣

楚漢五諸侯

漢高紀帝初定三秦出關劫五諸侯兵東伐楚應劭註
五諸侯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
曰塞翟韓殷魏也顏師古則謂諸說皆非是年十月常
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俱降三月魏王豹降
又虜殷王卬則五諸侯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其時雍王
章邯尚被圍於廢邱必不在五諸侯之數也吳仁傑又
謂是時諸侯降漢者凡七河南王申陽降殷王司馬卬
被擄皆以其地爲郡韓王鄭昌降以其國封韓王信張

耳脫身歸漢初無兵從皆不得與五諸侯之數惟塞王
司馬欣翟王董翳降漢後卽以兵從而魏豹傳漢定三
秦豹卽以兵屬漢從擊楚於彭城韓主信傳信擊降鄭
昌遂封信爲韓王亦以兵從陳餘雖不親至而漢遺以
僞張耳頭卽遣兵從擊楚是五諸侯者乃塞翟韓魏及
陳餘所遣兵也顏吳二說相較吳說似更爲有據然塞
王欣翟王翳旣降後卽以其地置隴西北地等郡與申
陽鄭昌等同非仍使之王其地則不得尚謂之諸侯也
且彭城敗後二王卽走降楚則其在漢軍中并未必將
兵而淮陰侯傳云漢定三秦出關收魏河南韓卽鄭
昌殷卽司馬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彭城是五諸侯內又有齊

趙矣然則漢所劫五諸侯乃魏河南韓齊趙也至項羽
贊云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吳仁傑亦未見分晰按羽
本紀救趙時但云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而不言何
國惟陳餘傳謂是時燕齊楚皆救趙羽旣破秦兵自必
并此諸軍皆將之然僅燕齊及趙三國耳若滅秦後所
封諸侯凡十八九人則又不止五諸侯蓋羽所將五諸
侯當以六國後已立爲王者爲斷當羽救趙引兵西入
秦時韓王成未從其從入關者魏王豹親自引兵燕王
韓廣遣其將臧荼趙王歇遣其相張耳齊亦有將田都
此四國在五諸侯數內無疑其一則別有齊王建之孫
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封爲濟北王此乃田齊之

嫡孫當亦在五諸侯之列也然則是時田榮雖背楚而羽所將五諸侯齊實有其二也

三戶

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蘇林曰但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也凌以棟乃以項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擊破秦兵遂以南公所云三戶爲地名殊太泥矣曰雖三戶以見其人之少猶將報怨破秦兵也所渡之三戶顏師古註在鄴西三十里若南公所云三戶卽是此地楚之遺民安得在鄴西哉又按左傳趙孟命士蔑執蠻子以畀楚師於三戶杜註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此又另一地也

廣武

楚漢之時地有兩廣武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此廣武在滎陽孟康曰滎陽築兩城相對名曰廣武在敖倉西三室山上是也韓王信懼誅逃入匈奴與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屯廣武以南至晉陽又婁敬傳上以敬言匈奴不可擊以爲妄言阻軍乃械繫敬至廣武此廣武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廣武縣是也後漢書周黨及王霸皆太原廣武人又杜茂傳詔茂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此晉陽之廣武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

史記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索隱曰高祖大度既貫飲則讎其數倍價也按讎與售同賣物受直也武負王媪皆酒家每值高祖酤飲則人競買之其獲利較倍於常也宣帝少時從民間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正與此相類蓋高祖本紀自澤陂遇神至芒碭雲氣皆記高祖微時符瑞而此特其一端耳索隱乃謂貰飲而償厚價則下文折券句又何說也又沛公畧南陽郡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沛公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此蓋本徐廣音義史記如意死黎明孝惠帝出獵還音義云黎比也將明之時也按黎黑也黎明猶書所云昧爽詩所云昧

且耳楚漢春秋上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束舌雞未鳴圍宛城三匝夫曰雞未鳴正將明而尚晦之候也索隱必援徐廣說訓爲比字亦固矣又惠景間侯者年表序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柿木扎也柎木皮也喻人主疎末之親如扎出於木皮附於樹也據此則肺腑之義如中山王所云葭莩及蔡邕獨斷所云瓜葛也然魏其武安侯傳蚡得爲肺腑索隱曰如肝肺之相附也則又與前注自相矛盾矣按史文本作肺腑而轉肺爲柎轉肺腑爲柎釋之以木札樹皮反失之穿鑿矣

漢書

史記通記古今人物與專記一代之史不同故立陳涉

世家項羽本紀蓋已編作列朝之事也。然尊羽爲紀冠於本朝帝王之上，究屬非體。陳涉王數月而敗，身死無子，亦難列爲世家。班書陳項俱改爲列傳，誠萬世不易之體例。又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卽繼以呂后紀，而孝惠御極七年，竟不書。雖其時朝政皆出於母后，然春秋於魯昭公之出奔，猶每歲書公在乾侯，豈有嗣主在位，又未如廬陵王之遭廢，而竟刪削不載者？班書補之，義例精矣。史記鴻門宴，樊噲入衛，沛公一事，敘在項羽紀，而噲本傳轉稍略。班書則詳於噲傳，而羽傳從略。以噲之功宜敘，噲傳且省，兩處複敘也。齊悼惠王肥入朝，呂后以鳩酒令其爲壽，將毒之，孝惠欲與俱起爲壽，呂后恐

乃自起反卮。趙幽王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佗姬，諸呂女訴之，呂后遂召王餓死。此二事，史記皆詳敘，呂后本紀欲以著呂后之忍，班書則各敘於齊趙本傳，亦較爲得法。蓋著作之事，創者難，而踵而爲之者，必更精審也。然固亦有踈漏者。項籍傳田榮怨楚，乃自立爲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是彭越之印，榮所予也。而彭越傳則曰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則又以爲漢子之印矣。項籍傳項梁使使趣田榮發兵共擊章，邯鄲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我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乃不忍殺，則項梁之言也。而田儋傳乃載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

王窮而來歸殺之不誼則又屬懷王之言矣齊哀王起兵誅諸呂使祝午給琅琊王澤至齊而陰令午發其國兵將之澤不得反國乃說齊王願先入長安與諸大臣議立齊王爲帝齊王乃資送之至長安是起兵始於齊哀王澤爲所欺始設計入長安也而澤傳又云太后崩澤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而西至梁聞灌嬰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驅至長安則又似起兵由澤始事矣吳王濞傳七國反周亞夫至雒陽問計於鄧都尉都尉教以以梁委吳但輕兵絕其糧道使吳梁相敝乃以全力制之亞夫從其策是以梁委吳之計亞夫至雒陽後遇鄧都尉始定也而亞夫傳則謂

亞夫初受命卽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是此策亞夫未出長安早定於胸中不待至雒問鄧都尉矣按吳楚盡銳攻梁梁求救亞夫亞夫不往梁上書言天子天子詔亞夫往救亞夫仍守便宜自非先奏帝其敢抗詔旨乎則以梁委吳之計當是亞夫早定而吳王濞傳所云問計於鄧都尉者不免岐互也武帝本紀元光元年策賢良於不與公孫宏同時本紀所云亦誤平當傳云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按絳侯周勃相文帝其子條侯亞夫相景帝亦父子宰相也班氏何以忘之武帝陳皇后廢以

百金奉司馬相如相如爲后作長門賦以悟帝后復得
幸此事宜載之陳皇后傳而竟不書鉤弋夫人被譴送
獄夫人叩頭帝曰趣行汝不得活正見帝懲呂后之禍
剛決如此宜載之鉤弋夫人傳亦竟不書但云有過譴
死史記酷吏傳趙禹張湯義縱同傳故湯傳末書禹免
官後十餘年卒於家見禹之用法尚平也縱傳末書後
一歲張湯亦死見湯與縱之酷相似也漢書旣以張湯
另入列傳不在酷吏內矣乃縱傳末仍云後一歲張湯
亦死有何來歷照應耶又史記不專記漢事故古今人
物臚列不遺班氏旣作漢書則所記皆漢事也乃班昭
續之又作古今人表何也其所列人品等第更多未當

張晏曰老子元默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於典禮乃在
第四田單以孤城復全齊魯連之忽於榮利藺子之伸
威於秦退讓廉頗乃皆在第五而大姬巫怪好祭鬼神
寺人孟子怨刺作詩乃反在第三其餘紛錯更不可勝
數又貨殖傳范蠡子貢白圭皆非漢人也乃亦仍史記
之舊一并列之安所謂漢書耶此實班書第一蛇足也
又王莽篡位班書不列入本紀而別爲莽傳附於卷末
固是但其體例仍似本紀敘事後漢張衡以爲莽傳但
應載篡事至於編年紀月宜爲元后本紀此亦創論然
元后歿後莽尚未敗則宜何書衡又以爲宜以更始之
號建于光武之前似直欲爲更始作本紀者此却謬論

愚謂是時并不必立元后紀而立孺子嬰本紀爲是孺子嬰被更始所殺之歲卽光武建元建武之歲年月略無空缺更不煩仿史記秦楚之際特立年月表也

余旣創此論自

以爲得作史之法及閱文心雕龍有云子宏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則謂王莽傳宜改作孺子嬰紀實有先獲我心者惟孝惠後當立子宏本紀之說則不達於理子宏旣非劉氏子安得舍眞母后而反紀僞主耶

後世修史遂成官書古時如司馬遷李延壽之類則自作一家著述班彪改史記爲漢書亦是私史至其子固欲續成其業爲人所告誣以私改國史明帝取其書閱而善之乃使固終成前所著是漢書已屬官書矣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就和帝又詔其妹昭續之又令馬融兄續繼昭成之是續漢書不特班昭又有

馬續矣至其體例刪去世家而存紀傳陳勝項籍俱入列傳中此皆班彪所定非固所爲也見彪本傳

漢高祖有後母

漢書高祖紀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及呂后爲質不見有母也高祖五年追尊母媪爲昭靈夫人漢儀註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晉灼亦曰五年已追尊先媪明其已亡此云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也按史記高祖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卽萬年邑則漢書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無疑荀悅漢紀則

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乃是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太上皇葬萬年耳此尤明白可見高祖無太上皇后也然李奇曰太上皇后高祖後母也按史記項羽本紀羽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為質及鴻溝之約羽又歸漢王父母妻子雖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泛詞然果無母則何必曰父母乎陸機作漢高祖功臣頌亦云侯公伏軾皇媪來歸謂侯公說羽乃以其父母歸也又楚元王交傳交高祖同父弟也師古曰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異母弟也然則太公是時蓋有後妻矣為質於楚軍時必與太公同在軍中故曰項王取漢王父母為質也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蓋即此後母也史記

於王陵傳但言太上皇及呂后者明此二人乃高祖所急故不書餘人於項羽傳書取漢王父母妻子者統而言之以紀其實也又史記漢書俱不載高祖之父太公字名按後漢書章名端一名執嘉又司馬貞史記索隱帝建初七年西巡祠高廟遣使祠太上皇註高祖父也謂高祖母溫氏此即昭靈夫人也

史記闕文漢書衍文

史記趙世家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趙都也都既失則君托跡何所楚昭王之失郢也書其奔鄖奔隨齊潛王之失臨淄也書其奔衛奔魯奔莒今兩年之內不書成侯在何所此缺文也漢書景帝中元三年正月皇太后崩謂是景帝母竇太后耶則崩於孝武之世而非景帝時也謂是景帝

廢后薄氏耶則不當云太后且廢后死不書也則此皇太后崩四字衍文也司馬相如傳其爲禍也不亦難矣亦字亦衍文劉向傳上欲用向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上不字亦衍文也

漢書古本

漢書尚有古本今所傳非其舊也南史劉之遴傳梁鄱陽王範得班固漢書真本獻昭明太子太子使之遴及張纘到漑陸襄等參校與今本異者數十處其大略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之年月日又按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

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後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英彭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今本無此卷云按蕭琛傳此古本漢書乃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文字非隸

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則此古本漢書本琛得之於北僧以餉鄱陽王王又轉獻昭明太子者所云今本蓋卽梁代所行與今刻不異至其改古本爲今本不知起於何時蓋卽其妹續成時所重爲編次耳宋景文校刻時其所校舊本內尚有曹大家本卷帙文字皆與今同則今本卽曹大家所定無疑也

顏師古注漢書

顏師古注漢書考核固詳然亦有紕繆者韓信傳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師古曰直帶一劍更無餘資此特因上文歷敘信貧况遂從而爲之說耳按許氏說文杖持也然則信傳之杖劍與張耳傳之杖馬箠蘇武傳之杖

節牧羊不過同一執持之義也又趙充國傳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所謂恐怒無所信鄉者諸羌以安國肆威皆恐懼憤怒無所信從歸向遂激而成旅拒之變耳王莽傳五威將師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正與此相類師古註乃謂諸羌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其解抑何迂曲乎又蕭望之傳蕭育爲茂陵令會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及罷出傳召育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

陽會書卷五
三
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此乃蕭育自負之詞不能承順上官詣曹瑣瑣猶孔文舉謂曹操曰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去韋孝寬謂祖珽曰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語氣正相類耳師古註乃謂育自言欲免官而去便是杜陵一男子何須召我詣曹乎覺轉失語氣矣男子之稱固有作無位之人之稱者如後漢書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晉書忠義傳吳興男子沈勁然不可概論也又趙禹傳禹爲人廉倨公卿相造請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此不過謂公卿有來謁者禹終不往答也師古注乃曰以此意告報公卿是竟以報謝二字屬下句謂禹自明此意於公卿間矣不亦

太迂遠乎又路溫舒傳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張晏曰光解光也按百官公卿表昭帝元鳳六年廷尉李光此卽舉溫舒爲掾史者也若解光者哀帝初以明經通災異得幸見李尋傳後爲司隸嘗奏趙昭儀賊害王子又劾王根王况其去元鳳時已六十餘年亦不聞其爲廷尉也張氏之解亦誤

班書顏註皆有所本

葛洪云家有劉子駿漢書百餘卷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記而已試以考校班固所作始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二萬餘言而已王鑿因推論之謂班書寔史才然其他文如文選中所載

多不稱何其長於史而短於文及觀葛洪所云乃知漢書全取於歆也新唐書顏遊秦乃師古之叔嘗撰漢書決疑師古註漢書多取其義許觀因追論之謂游春許觀謂游春所作決疑十二卷時稱大顏師古爲太子承乾註漢書盡取其義是師古註實遊春註也按古人著述往往有先創者不得名而集之者反出其上遂因以擅名者固不特此二書也北史蕭該撰漢書音義又有包愷亦精漢書學者以蕭包二家爲宗新唐書姚班傳班祖察撰漢書訓纂後之註漢書者往往竊其文爲已說班乃著紹訓以發明之是唐以前註漢書者已多并不止遊秦也師古同時又有劉伯莊劉訥言及秦景通兄弟

皆名家景通晉陵人與弟曄俱精漢書時號大秦君小秦君學漢書者非其所授以爲無法此又師古同時之精漢書者也又房元齡以師古註太繁令敬播撮其要爲四十篇後王勃以師古註多誤又作指瑕以摘其失

後漢書

後漢書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於藉手其先有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光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伏無忌黃景又奉命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單于西羌地里志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又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十四篇號曰漢紀熹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

盧植續爲東觀漢紀吳武陵太守謝承作後漢書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紀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漢紀爲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宏作後漢紀三十卷宏自敘所采書除謝承司馬彪華嶠謝沈外尚有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及諸郡先賢傳等書是後漢之紀載不下數十種成書旣多採擇自易兼有遷固爲之成式益得斟酌以求至當如改外戚傳爲皇后紀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術列女宦者諸傳皆前史所未及而實史家所不可少者也其自負

謂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論寔天下之奇作然其編輯亦多所未當如鄭康成一代大儒鄭興賈逵亦深於經學乃不入儒林傳興逵仕於朝有事蹟可紀入之列傳猶可也康成屢徵不仕不入之儒林而編爲列傳可乎卓茂魯恭郭伋杜詩張堪廉范皆以吏績著而不入之循吏傳或以其官不以吏終也然班書循吏傳黃霸不嘗爲丞相乎朱邑不嘗爲大司農乎陽球奏誅宦官王甫等剛正嫉惡不避權勢自當與李固杜喬等同傳乃列之酷吏可乎旣有逸民傳矣孔休劉宣諸人避莽不仕蜚遯終身何以不列入而僅附於卓茂傳之末乎旣有方術傳矣而楊厚傳通篇皆敘其

占驗之精又何以不入之方術乎光武起兵年二十八
明年爲更始元年又明年爲更始二年又明年而光武
始卽帝位是年三十一矣在位凡三十三年則光武應
是六十三歲而本紀乃云六十二歲誤也虞詡傳中常
侍張防擅弄威柄詡劾奏反爲所誣下獄拷掠宦者孫
程張賢知詡無罪乃奏白其寃時防在帝後程卽叱曰
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則程乃宦寺之賢者此事至今凜
凜有生氣程旣另有傳此事何不載之本傳中乃反詳
於詡傳乎徐穉傳陳蕃爲豫章守請穉署功曹蕃在郡
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陳蕃傳則云蕃
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士前後郡守皆不能致惟蕃

能致焉特置一榻去則懸之而敘蕃守豫章時略不及
徐穉事何也又陳蕃傳小黃門晉陽趙津乘勢犯法太
原太守劉瓚案其罪殺之則此乃劉瓚事也而王允傳
云允爲郡吏晉陽趙津放恣爲一郡患允討捕殺之則
又作王允事矣蓋是時瓚爲郡守允爲郡吏共成此事
而傳不晰言之竟似兩事矣又十志乃劉昭取司馬彪
所作以補范書者增百官及輿服志是矣刑法藝文亦
史之所當載者乃不爲作志則東漢之刑名及諸人著
述於何考乎此又補註者之失也

後漢書二

史遷於各紀傳後有太史公論斷一段班書倣之亦於

各紀傳後作贊是班之贊卽遷之論也乃范書論之後
又有贊贊之體用四字韵語自謂體大思精無一字虛
設以示獨闢實則仍倣史記漢書末卷之敘述而分散
於各紀傳之下以滅其踵襲之迹耳不知史漢之敘述
篇各有引詞所以自明作書之本意云爲此事作某本
紀爲此事作某年表爲此事作某世家列傳班書因之
又謙而改作爲述亦所以明作某紀某傳之意故論贊
之外以此系之於卷末不嫌複也范書之贊則非爲此
但於旣論之後又將論詞排比作韵語耳豈不辭費乎

後漢書註

後漢書註乃唐章懷太子賢集諸儒張太安劉訥言格

希元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成之見唐書
章懷太子傳按梁時有王規嘗輯後漢衆家異同註續
後漢書二百卷又劉昉集後漢同異註後漢書一百八
十卷吳均又註後漢書九十卷則唐以前註此書者已
多章懷註蓋又本諸書也

內倉書之
卷五
三

陔餘叢考卷六

三國志

陽湖 趙翼 耘菘

陳壽三國志雖稱善敘事有良史才然亦有舛誤魏武紀建安元年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各數萬人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于禁儀及其眾皆降是劉辟已授首矣乃五年又有汝南降賊劉辟等畔應袁紹略許下此一篇之中前後相戾者也蜀後主傳延熙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費禕而魏齊王芳紀及蜀張嶷傳俱作郭修孫盛魏氏春關壯繆傳將軍傅士仁使人迎權而吳主傳及呂蒙傳俱

西晉書

卷六

此一人之姓名彼此互異者也

作士仁楊戲季漢輔臣贊亦同魏武紀建安十三年冬孫權爲劉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遣張熹救合肥權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引軍還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戰在後也而孫權傳是歲命周瑜程普與劉備俱進遇曹公於赤壁大破曹軍曹公遂北還留曹仁等守江陵襄陽權自率衆圍合肥踰月不能下曹公遣張喜來救權退則又赤壁之戰在先而合肥之圍在後矣歷考諸將傳先赤壁後合肥是吳志爲是乃壽一手所撰何以舛誤若此呂蒙傳權與蒙論取徐州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

勢陸通驍騎所騁操必來爭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按操破諸袁在建安九年十年間至關壯繆鎮荊州則在十八年是時操定幽冀已久安得尚有新破諸袁未暇東顧之語此更不待辨而見其牴牾者也漢高祖母於起兵時死於小黃高祖卽位之五年追謚爲昭靈夫人至呂后七年又尊爲昭靈皇后事見漢書則皇后之稱乃呂后所加也而蜀志甘后傳云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皇后則又以皇后爲高祖所追尊矣又於魏晉事多所迴護高貴鄉公之被弑也但云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而賈充奉司馬昭旨使成濟刺帝之事略無一字雖壽仕晉不得不爲本朝諱然齊王

芳之廢先敘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於皇太后則高貴鄉公之被弒亦何妨略見端倪乃但書卒之月日使無裴世期引漢晉春秋及世語以註之竟似考終寢殿者矣然猶曰爲本朝諱也若魏郭后之死由於明帝之追怨其譖殺已母甄后故逼殺之令被髮覆面以殯如甄后故事又華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宮收伏后后匿複壁中歆發壁牽后出弒之此皆魏朝舊事亦復何所忌諱乃於郭后傳但云青龍三年后崩於許昌絕不及被逼之事而華歆傳亦無一語及弒后遂使暴崩者同於考終行弒者泯其逆節所謂善敘事者安在耶使作史者凡有忌諱皆不書必待後人之追註則安用作史

耶至裴松之註三國號稱詳覈其進書表云奉旨尋詳務在周悉宋書并記文帝閱其書曰此可爲不朽矣然鍾繇書法妙絕古今本傳不載註中自應補入而裴註不及一字華歆從逆姦臣管幼安視之殆猶糞土則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應附載以見兩人品識之相懸本傳旣遺而註亦並不及則世期之脫漏亦多矣

晉書舛訛

舊唐書云房元齡與褚遂良奉詔重撰晉書乃奏取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而參考諸家成之其體例則多德棻所定書成凡一百三十卷太

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
撰當時號爲詳洽李淳風深明象緯所修天文律歷五
行三志尤精核然論者猶謂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詭
繆碎事以廣異聞又史論競爲艷體此其所短也今更
取其書按之尚多有舛錯者懷帝紀永嘉五年東海世
子毘及宗室四十八王沒於石勒而東海王越傳毘及
宗室三十六王俱沒於賊此兩處不同必有一誤也又
安帝紀義熙十三年十一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
十四年六月劉裕爲相國進封宋公十一月赫連勃勃
大敗王師於青泥雍州刺史朱齡石死之是年十二月而
天文志星變事驗云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一

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明年西虜寇長安雍州刺
史朱齡石諸軍陷沒紀志所書互相違錯今以宋書武
帝紀并劉穆之朱齡石兩傳參考之則穆之先卒高祖
後還繼受宋公九錫之命及齡石被虜之歲月與安紀
無不昭合則志文之敘事顛倒顯然可知又天變事驗
云隆安五年閏月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
又鳴按隆安之號止於五年而此云十六年尤舛又和
嶠傳太傅從事中郎庾敷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
雖礫柯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則此語本以稱
和嶠也而庾敷傳則又以此語爲稱温嶠之辭蓋因和
嶠温嶠二名相同遂不覺兩傳錯誤耳今考和嶠歷官

多在武帝之世其卒也在惠帝元康二年而庾敳傳云
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按惠帝紀司空越為太傅在永
興二年敬佐府正當此時也計和嶠之卒已踰一紀何
從見而嘆之耶惟時温嶠官品甚卑數知其材堪大任
故為之延譽耳則此語當屬之温嶠而和嶠傳所云當
從芟柞晉書之誤本於世說卞壺傳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
父將死母求去父許之遂終喪而還前夫家前夫後妻
之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此事甚不明晰式之繼
母既因前夫死而嫁式父則其前夫安得又有後妻當
是前夫之妾有子養之至終耳乃稱為後妻措詞殊混
又王坦之傳簡文帝崩詔大司馬桓温依周公居攝故

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王彪之傳又云孝武即位
太皇太后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彪之具封還內事遂
止按坦之既毀詔於前何以又有降詔之事此必一事
而分繫之兩人耳亦晉書之失檢者

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
宋齊二書但記本國而隣國之事僅書其與本國交涉
者其他雖與滅崩立亦不書即與本國交涉之事於魏
則書索虜於魏主則書虜僞主或書虜帥拓跋某而宋
書列傳後并立索虜傳與鮮卑吐谷渾同齊書列傳後
亦立魏虜傳與芮芮氏羌同此宋齊二書體例也魏書
則詳記本國而隣國大事亦附書然於東晉諸帝已斥

其名於宋齊梁諸帝則書島夷劉裕島夷蕭道成島夷
蕭衍於西魏及周亦斥名曰寶炬曰黑獺列傳後亦立
島夷劉蕭諸傳與匈奴劉聰鐵弗劉虎等同此魏書體
例也梁陳二書則不復稱索虜而稱國號并於魏齊周
諸帝皆稱謚號然梁書亦但詳本國而於北朝之事除
交兵通使外如魏宣武孝明諸帝之崩立及大通二年
爾朱榮之弑胡太后立莊帝中大通二年莊帝殺爾朱
榮又爲其黨所弑等事一概不書陳書則兼紀蕭愍一
國如天嘉三年梁王蕭愍死子歸代立則書而天嘉元
年周明帝殂武帝立二年齊孝昭帝殂武成帝立等事
亦一概不書此又梁陳二書體例也北齊後周二書則
不惟兼記隣國大事并書隣國之君曰某帝如周書大
統十三年書齊神武薨子澄嗣是爲文襄帝武成元年
書陳武帝薨兄子蒨立是爲文帝之類齊書天保七年
書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八年書陳霸先弑其主自立是
爲陳武帝之類此又周齊二書體例也南北二史則更
爲周密南史不惟兼書魏事凡燕涼等國興廢亦書如
宋永初元年書是歲西涼亡景平元年書是歲魏明元
帝崩之類是也又兼記鄰國年號使閱史者一覽瞭然
如宋元嘉二年書是歲魏神麇元年之類是也北史亦
兼記南朝之事如魏泰常五年晉恭帝禪位於宋之類
至於高齊紀則兼書南朝而并及後周之事如天保七

年書魏恭帝遜位於周八年書梁主遜位於陳之類周紀亦兼書南朝而并及北齊之事如明帝元年書梁敬帝遜位於陳武成元年書齊文宣帝殂之類他如燕涼等國之興滅亦一一附書此又南北史體例也至各史所書帝號又有不同者宋齊魏三史於本國之帝皆書廟號如太祖高祖世祖之類而隣國則斥其名梁陳周齊諸史則於本國書廟號於隣國書謚號南北史則本國隣國皆書謚號此又各史書帝號之體例也各史書法又有窒碍者史記漢高祖微時稱劉季及封沛稱沛公王於漢稱漢王即位乃稱帝此本於尚書舜典及康王之誥最爲古法齊書則自蕭道成微時以至爲帝皆

稱太祖梁書自蕭衍微時以至爲帝亦皆稱高祖殊無分別宋書於蕭道成未封王以前卽書齊王如昇明二年給太傅齊王三望車三年加太傅齊王羽葆鼓吹而下乃書詔太傅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齊書於蕭衍未封王以前亦卽書梁王如中興二年詔大司馬梁王進位相國封十郡爲梁公則更書王在前封公在後書法混淆莫此爲甚梁書于陳霸先未封時皆書其官號爲司空則書司空陳霸先爲丞相則書丞相陳霸先此較爲合法北齊書書法亦有失之者魏莊帝時孝武及文帝尚爲王不應卽稱其帝號乃高隆之傳云太昌初隆之爲驃騎將軍與西魏文帝飲酒忿爭文帝坐以黜免

竟似隆之與帝王對飲而帝被廢矣孝靜帝時高歡高澄皆臣也不應卽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于歡已書神武于澄已書文襄則似東魏同朝有兩帝矣西魏時宇文泰亦臣也不應卽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亦書周文帝如河陰之戰書西魏帝與周文並來赴救則亦似西魏同朝有兩帝矣周書亦然此皆書法之失檢者也北史於魏紀書渤海王高歡安定公宇文泰較爲斟酌得宜又南北兼書隣國大事固屬周密然亦略無分別凡本國之事及隣國交兵通使與本國相涉者自應按其月日依次而書若隣國興滅崩立之類於本國無涉者則第於一年之末附書是歲某國某事所以別內外也乃南

北史以隣國之事亦與本國之事一例順敘于每月每日之下殊無界限矣此例惟魏書最爲得法周齊二書

亦與南北史同

按齊梁書自微時至爲帝皆稱太祖高祖亦有所本漢書高祖本紀亦是如此

宋齊梁書書南北交涉事

宋書書北魏爲索虜書魏主爲僞主爲虜帥說已見前其於交戰及通和之事亦多廻護如檀道濟之奔退則書道濟引軍還魏主之自瓜步還則曰索虜退走其過盱眙則曰索虜自盱眙奔走大明四年魏遣使來聘則云索虜遣使請和泰始三年魏人來聘則曰索虜使獻方物是也

元徽三年魏人來聘則又書北國使至趙倫之王懿等傳又稱魏太武爲魏主體例亦不畫一

齊書亦然如建元二年索虜寇淮泗建武二年索虜寇朐山之類是

也而於魏人來聘及遣使聘魏之事則并不書如永明二年魏人來聘九年使裴昭明聘魏事見南史一概削之梁書則不復稱索虜如天監二年魏寇司州之類皆書曰魏然於南北交兵處遇勝則書敗則不書如天監五年魏宣武帝從弟率衆來降將軍劉思效破魏軍於肥水張惠紹克魏宿預城韋叡克合肥城裴邃克羊石城桓和克朐山城本紀一一書之而是年臨川王宏軍至洛口大潰所亡萬計宏單騎奔歸事見南史則不書明年曹景宗韋叡等破魏軍於邵陽洲斬獲萬計則大書特書其後大同中南北通好但書魏人來聘而梁遣使報聘則不書如大同三年書魏遣使來聘而不書遣張臯報聘

大同四年遣劉孝標報聘五年遣柳豹報聘六年遣陸晏子報聘俱一概不書諸報聘者俱見南史蓋當時國史所記各自夸大本是如此修史者仍其舊文不復改訂也

梁陳周齊隋五史凡三次修成

舊唐書令狐德棻謂高祖曰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齊猶有文籍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缺宜及今耳目猶接及早修之高祖乃詔蕭瑀王敬業殷聞禮修魏史陳叔達令狐德棻庾儉修周史封德彝顏師古修隋史崔善爲孔紹安蕭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孫魏徵修齊史竇璡歐陽詢姚思廉修陳史此第一次修史也瑀等受詔歷數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又詔令狐德棻

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修隋史與房元齡總監諸史衆議以魏書有魏收魏澹二家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崔仁師佐修周史而徵與德棻又總知梁陳齊各史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書徵又各爲總論此第二次修史也李延壽自序云貞觀十七年褚遂良以隋書十志未就奏延壽佐修其時梁陳周齊隋正史雖已成書以十志未就尚未頒行而延壽南北史已訖事遂先表上則隋志之成又在延壽進呈南北史之後按舊唐書高宗顯慶元年五月長孫無忌等進史官所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此第三次修史也

宋書書法

宋書於武帝之卽位也先書晉恭帝禪位詔書策書璽書下乃云王奉表陳讓晉帝已遜琅琊王第表不獲通於是羣臣咸上表勸進乃卽位封晉帝爲零陵王令食一郡載天子旌旗行晉正朔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爲詔明年八月書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官舉哀於朝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太尉監護葬以晉禮是武帝之於晉帝可謂有終始矣按恭帝之禪有司撰詔草成呈帝帝卽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是禪位雖迫於不得已尚是恭帝所願至遜位後居秣陵宮嘗懼見害

與褚后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高祖令褚后兄弟淡之等視后。后出別室相見。兵乃踰垣入。進藥於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遂以被掩殺之。是恭帝之崩。由宋武之弑也。乃本紀絕不書一字。使後人不閱褚淡之等傳。誰復知恭帝之被弑。宋武不且倖逃篡逆之罪乎。南史改云零陵王殂宋志也文帝之崩。亦不書元凶劭之弑。但云二月甲子。上崩於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若不參閱劭及徐湛之。江湛等傳。亦竟似考終寢殿者。南史改云元凶劭構逆帝崩於合殿前廢帝紀。書太尉沈慶之薨。是時廢帝凶暴。欲誅何邁。慮慶之不同。乃遣沈攸之。先齋藥賜慶之死。今但曰薨。亦與考終者何異耶。南史書殺太尉沈慶之又孝武紀。書泰始七年。

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按休仁地處親賢。孝武病劇。為身後慮。故召使宿尚書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傳既詳之。本紀何得云有罪自殺耶。南史書鳩建安王休仁昇明中袁粲王宜興黃回皆以謀誅蕭道成。被殺。宋書則書袁粲據石頭反。伏誅。王宜興黃回亦皆書有罪伏誅。所謂謀反者。反劉氏耶。反蕭氏耶。有罪者果何罪耶。南史則云袁粲謀誅蕭道成不果旋見覆滅黃回貳於執政。賜死。王宜興貳於執政。見誅。然此猶曰諱其名於紀。而著其實於傳。可彼此錯見也。順帝之禪於蕭道成也。是日帝居內。聞之。逃於佛蓋。下太后懼。自帥闔豎索之。帝既出。宮人行哭。帝居於丹徒宮。齊人守之。建元元年五月。監者殺帝。而以疾訃。齊人德之。賞以封邑。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

死矣。事見南史。而宋書則但云帝遜位於東邸齊王踐祚。封帝為汝陰王。待以不臣之禮。建元元年五月。殂於丹陽宮。竟似授受。得其正。絕無一毫逆跡。本紀如此。又無別傳。錯見其事。若非南史紀載千載下。誰復知順帝之被篡被弑之慘如此乎。又孝武母路太后。至明帝時尚存。聞義嘉難作。晉安王子助之反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悟。以其厄。上壽。是日太后崩。秘之。喪如禮。事亦見南史。自是當日寔事。而宋書路淑媛傳即路太后但敘明帝之孝。太后之慈。而此事略無一字。亦不錯見于他傳。可見宋書書法全多迴護忌諱。而少直筆也。按沈約嘗歷仕宋齊梁三朝。其撰宋書在齊武帝永

明中。故于宋齊易代之際。自不敢直筆。即畢紀宋事。亦不能不稍存迴護者。約嘗疑立袁粲傳。武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明帝諸鄙瀆事。帝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事見齊書。王智深傳。然則約所撰原文已多刪削也。又殷淑儀。本南郡王義宣女。孝武從姊妹義宣敗。孝武密娶之。寵冠後宮。及卒。命謝莊為誄。使巫者召見其形於帷中。及將執手。奄然而逝。事見南史宋書并不立傳。蓋亦為孝武帝諱之意。然何邁尚新蔡公主為廢帝納於後宮。詭言薨逝。殺一婢送還邁家。趙倩尚文帝女。海鹽公主始興王濬。文帝子出入宮掖。與公主亂。倩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文帝遂詔離婚。

殺主所生母蔣美人此二事若循殷淑儀例亦應諱而不書乃又詳新蔡於何皇后傳詳海鹽於趙倫之傳何也

宋書敘事及編次俱有失檢處

宋書敘事有易混者如劉穆之傳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索一軍吏此京城乃京口城也下又云從平京邑則破桓元兵後從入建鄴也然京城京邑有何分別南史先敘克京城次敘入建鄴較爲清晰又少帝司馬皇后本晉恭帝女則但云晉恭帝女可矣乃后傳先云河內溫人晉恭帝女也司馬氏爲帝已百餘年尚必繫其族望耶王僧綽乃曇首之子曇首既有傳則僧綽傳但云曇首之子可矣乃又云琅琊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亦豈不贅耶何偃乃何尚之之子也偃旣編在十九卷尚之反編在二十六卷沈攸之乃沈慶之之從子也攸之在三十四卷慶之反在三十七卷他如張劭子暢及從子敷一家而分繫於三卷檀道濟檀祗檀韶兄弟也而各分卷謝晦謝瞻兄弟也而亦各分卷南史則爲一人立傳而其家之兄弟子孫悉附焉宋子京新唐書遂倣此例也

宋書繁簡失當處

前史於名臣奏疏之類原有載其全文者如賈誼之治安策董子之天人策非有關政治卽有關道學至司馬

相如大人賦之類則因其本以才學著稱故存一二以見一斑其他則不概錄也宋書則凡有文字無不收入如王宏傳載其建屯田一議彈謝靈運一疏辭官一表引咎遜位一表乞解州錄一表并文帝答詔一道又辭官一表縷縷幾三千字其議同伍犯法及主守偷盜二條既全載原議又兼載王淮之一議何尚之一議宏再折中一議又共二千餘字徐羨之傳載其歸政一表答詔一道再辭一表文帝數罪一詔共三千字傅亮傳載演慎一篇感物賦一篇共三千餘字王微傳載其與江湛一書與王僧綽一書與何偃一書答王僧謙一書共四五千字鄭鮮之傳載其議滕羨之父屍未歸仕宦不輟一書舉謝綯自代一書彈劉毅一疏議沈叔任以父疾去官一疏諫伐赫連一疏共三千餘字裴松之傳載其請禁私碑一疏遣使巡行一詔使回覆奏一疏共二千餘字何承天傳載其安邊論共三千餘字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至謝靈運傳載其撰征賦一篇山居賦一篇共萬餘字顧覲之傳載其定命論一篇三千餘字鮮之所議及承天安邊論猶曰有關時事也靈運之載賦猶曰靈運本以才著也其他有何關繫而連篇累牘如此不徒費筆墨乎謝晦傳載其舉兵向闕時上文帝一表略見其不得已之心迹可矣乃又載其諭臺一檄及破到彥之後再上帝一表共八九千字又何其不憚辭費

乎既如此纖悉必載矣王宏當國將加榮爵于人必先
譴責若美相盼接必無所諧人或問故曰王爵加人又
相撫勞便是與人主分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又不微
假顏色卽成怨府此乃宏相業之大者事見南史宋書本傳
反不載何也檀道濟初與謝晦等同預廢立之事後文
帝翻用道濟討晦此中另有轉關南史云帝欲道濟領
兵王華以爲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今撫
而使之必將無慮此正見文帝之用道濟及道濟討晦
之由應是當日情事乃宋書反不敘及但云帝討晦道
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道濟至晦兵不戰而潰如
此則道濟纔與晦同事忽又舉兵討晦閱史者何由了
然耶

宋書立傳太少

史書立傳原無取乎太多如漢書一部除王子外共只
二百四十餘人未嘗非良史也宋書則蕪詞太多而立
傳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陳憲當魏太武來攻懸瓠城憲
悉力拒守矢石無時不交城中負戶而汲殺賊屍與城
平賊藉而上又以短兵拒擊凡四十餘日乃退又參軍
劉泰之以千餘騎襲魏師轉戰數百里殺三千人及敗
不屈死青州刺史竺靈夔守東陽拒魏師瀕危者數四
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軍攻圍凡二百
日將士眼生瘡體皆乾燥被瘡者不復出血檀道濟等

不敢救乃陷于敵終不屈後死於魏此皆將帥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傳乃憲僅附見於南平王鑠傳秦之等僅附見於索虜傳何也鮑照文才爲當時第一宋書旣無文苑傳何不立於列傳乃亦僅於臨川王義慶傳內附見之旣附於義慶傳矣又全載其河清頌一篇累幅不盡不幾喧客奪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寵自元皇后薨後六宮無主潘總攝內政其子濬恃寵怙惡帝將賜之死漏言于妃妃以告濬遂促成元凶劾弑逆之禍此豈得不載而宋書并無潘淑妃傳尤見疎漏而八志中却增符瑞一門徒滋荒誕且又不專記劉宋一代并舉義農以來所傳怪異不經之事臚列不遺更謬悠矣

陔餘叢考卷七

陽湖 趙翼 耘菘

齊書書法

齊書於宋齊嬗代之際脩書宋帝禪位策文一道璽書一道齊高帝固辭宋王公以下固請高帝乃許旣卽位封帝爲汝陰王築宮丹陽行宋正朔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爲詔是年五月汝陰王殂追謚爲宋順帝終禮依魏晉故事略無篡奪之迹蓋當時國史原本本是如此且有沈約宋書爲成式也然於順帝遜位時猶書是日帝遜於東邸脩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以見順帝之禪皆齊之所爲而順帝初不知者此

尚存微意也其書齊明帝之弑海陵王云王有疾帝數遣御師占視乃殞之則更爲直筆蓋子顯本齊宗室其於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孫幾盡固不無隱恨焉故特書以著其惡非刻也至齊和帝之禪梁則書帝車駕自荊州東歸禪位於梁王夏四月禪詔至皇太后遜於外宮梁王奉帝爲巴陵王宮於姑熟行齊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亦絕無一字涉於篡奪按南史梁武初欲遷帝於南海沈約以魏武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爲對乃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酒一斗伯禽就而摺焉齊書乃全諱之蓋子顯是時方爲梁臣自不得不如此固無足怪獨其於宋臣之懷貳於齊者亦一一諱之殊屬無謂如王儉於齊高帝未建國之先早說以功高不賞以公今日地位不可復爲人臣并代爲游說褚淵等以成禪位之事見於南史者甚詳而齊書儉傳毫無一字其於宋臣之不忘故君者亦并諱之崔祖思當齊高輔政廷議將加九錫祖思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高帝聞而不悅王琨當順帝遜位時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事亦皆見南史而齊書祖思及琨傳一概不敘袁粲死而褚淵佐命齊朝當時民間有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之語齊書淵傳亦不載甚至淵

傳論謂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人主之所謬世情之過
差也則更明言身事二姓本屬時勢當然而無可議矣
此則子顯之顯然悖謬蓋因已亦以齊臣仕梁若於此
等處直筆褒貶則已益置身無地故為諸臣諱正以為
已諱也

齊書編次失當處

齊書衡陽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應編在高帝諸子
之前乃反編在武帝諸子之後蕭景先蕭赤斧蕭湛蕭
坦之亦宗室也又不入宗室而另為列傳其列諸帝子
傳又先以文惠太子序于豫章王疑之前疑乃高帝子
文惠乃武帝子于疑為從子豈可亂其序乎

齊書繁簡失當處

齊書多載詞章少載事實蓋亦仿宋書之例如豫章王
疑傳載其辭殊禮一表答表一詔又辭俠轂隊儀仗二
表答表一詔又請以東府新齋拆奉太子一表答表一
詔又因唐寓之反請去州縣苛碎條制一表及薨後竟
陵王子良請加殊禮一表答表一詔又樂藹與竟陵王
子良一牋共一萬五六千字蕭子顯即豫章王之子為其父作傳故特多表揚王儉傳
載其諫改紫極殿為宣陽門一疏請解領選一表再求
解選一表共二千餘字王僧虔傳載其請正聲樂一疏
請除獄中湯殺人一疏又檀珪乞官一書僧虔答一書
珪又乞一書共三千餘字蕭穎胄傳載其起兵時檄文

四庫全書 卷十 三
一道共二千餘字竟陵王子良傳載其諫遣臺使徵租一疏請赦逋租省刑息役諫射雉等疏共三千餘字崔祖思傳載其崇節儉省刑獄定樂律開屯田設史官招賢才等疏共二千餘字雖多有關時事然何妨節存之乃連篇累牘不減一字何以徒費筆墨若此又張敬兒傳忽載沈攸之責齊高一書齊高荅攸之一書王敬則傳忽載竟陵王子良請罷塘役折錢一表蘇侃傳忽載齊高塞客行一首更覺無甚關涉毋怪乎愈形其蕪雜也及其敘事則又有應詳而反略者明帝殺高武子孫之在外者皆令典籤殺之籤帥之權重若此是當時矯枉過正一大弊政南史於巴陵王子倫傳述之甚詳而

齊書略無一字明帝病急救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辦棺材數十具期三更盡殺之上誓卧曾子恪逃在外至是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未賜諸王命耶及見子恪顧問流涕乃皆赦諸王得不殺南史因此特立子恪傳以載其事而齊書子恪無傳僅附於豫章王疑傳數語此皆繁簡之失當者也

齊書立傳太少

齊書立傳亦太少如朱買奉命領兵戍甬城謂人曰我一子當得官人問其故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卽爲孝子蓋謂殺賊則有功封被賊殺則有恤蔭也後守城果與魏軍戰被斬其屍猶據鞍奔還此豈

得無傳乃僅於周盤龍傳內附見之董僧慧爲晉安王子懋防閤當明帝賊殺諸王時僧慧欲起義向闕曰此州雖小孝武嘗因之今興師以請蒼梧之罪誰能對之子懋猶豫兵散被殺僧慧號哭爲喪殯王元邈欲執之僧慧曰晉安舉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爲難僕得爲主人死無憾矣願至主人犬斂畢退就湯鑊元邈許之子懋之子昭基年九歲以小絹爲書問消息僧慧見之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南史載之甚詳乃齊書既不入孝義傳并不附見於子懋傳後又如魏孝文至壽陽崔慶遠出城與魏主反覆酬答卒使魏斂兵而去其應對實足華國與張暢在彭城對魏軍李孝伯之語前後正相輝映張暢旣立傳於宋書矣此亦豈得無傳乃僅附見於蕭遙昌傳此又略其所不當略也

齊書原本

齊書檀超傳齊初置史官超與江淹充其選上表請立條例謂封爵詳本傳無煩年表應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請立帝女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謂宜增食貨省朝會而帝女傳不必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則蕭子顯所撰齊書蓋本超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然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入志食貨藝文刑法仍缺

梁陳二書

新唐書姚思廉傳其父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以屬思廉思廉入隋表父遺言有詔聽續至唐又奉詔與魏徵等修梁陳二書乃採謝昺顧野王諸書以成之舊唐書謂思廉採謝昺諸家著梁史又推究陳氏博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成之今以迹推之則察已有成緒思廉不過取謝顧諸家重爲訂正耳如梁書王茂曹景宗蕭穎達張宏策韋叡等傳皆載察舊論陳書武帝紀論文帝紀論亦察原文可見此等紀傳編排卷數亦是察所手定則文字可知也姚察傳亦云梁陳二史本察所撰其中序論紀傳有缺者臨歿時以體例戒其子思廉博訪撰續此思廉自撰其父之傳蓋紀實也兩朝數十卷書經父子兩世纂輯之功始就蓋作史之難不難於敘述而難於考訂事實審核傳聞故不能速就耳至其文筆亦足稱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載詔策表疏之類稍覺繁冗而敘事之簡嚴完善則李延壽亦不能過宋子京謂南史過本書遠甚非確論也又宋齊書傳論多四六體蓋六朝文筆相習如此至姚察則全作散文思廉因之亦然雖魏鄭公所撰梁紀總論亦不及矣

梁書編次失當

梁書編次亦有失檢處武帝郗皇后傳後卽以簡文王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貴嬪阮修容反次於王皇后之下

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簡文帝之母阮乃元帝之母簡文庶母也豈得反叙於後其意不過先皇后而次妃嬪耳然既敘武帝郗后則丁阮兩妃次於后之下正合體裁何必先媳而後姑耶丁阮既以帝母立傳矣敬帝母夏太后及敬帝王皇后何以又皆無傳其於宗室諸王及諸帝子編次亦多失序昭明太子統哀太子大器愍懷太子方矩反編在前而臨川王宏安成王秀等昭明叔也南康王績廬陵王績等大器方矩叔也而皆編在從子從孫後可乎貞陽侯明爲齊人所立入主梁祀建號稱尊未幾廢死不立傳可也昭明之子譽稱帝於江陵歷三世共三十三年縱不便附於本紀後何妨別立一傳著其興亡乃竟略不敘及并昭明傳中亦不載其名此獨非蕭梁子孫延二祿之緒者耶梁武起兵之初恃蕭穎胄協心建議故無後顧穎胄留鎮西臺使弟穎達從武帝東下遂克建鄴此爲功臣之首乃穎達既有傳矣而穎胄反不立傳王琳開關百戰始終爲梁不肯屈於陳氏是亦忠於梁者梁書亦不立傳皆疎漏也簡文帝紀大寶二年冬十月壬寅帝崩元帝紀又云大寶二年九月簡文帝崩問至元帝大臨三日簡文既崩于十月何得九月中先有崩問此又舛訛之甚者至梁書但有紀傳而無表志則以當時同修隋書凡列朝各志已增入隋書內故不復復載耳

按梁書不紀蕭譽蓋以敬帝國亾則梁統已絕譽三世雖帝於江陵然皆臣屬於周隋既難作本紀若以爲元帝之逆臣而與正德等同傳則譽本非叛逆祇以救河東王譽與元帝構怨逃死附魏非正德等反附侯景者可比又不便列之逆臣傳是以無可位置竟沒而不書令狐德棻附之周書似矣然譽之北附也尚是魏朝其死也乃在周代而其子歸孫琮又歷隋爲附庸則又安得獨附於周書惟李延壽北史別立附庸一門以譽等入之較爲妥善然北史兼敘各朝故可如此立傳梁書專紀蕭氏則蕭氏子孫建國稱帝者安得竟從刪削此究是梁書缺處謂宜在昭明太子傳後備載譽以下三世則位置得宜矣明史僞福王及僞魯王以海僞唐王聿鍵僞永明王由榔等各附於其祖傳後旣不予以繼續又不沒其事實始知修史諸臣之斟酌盡善也

梁書多載蕪詞

梁書敘事雖簡潔然其所載文詞仍循宋齊書舊式故亦不免繁蕪如武帝紀先載齊和帝封梁公脩九錫一詔又策一道百僚勸進一書又勸進一書武帝請嚴選舉一表和帝進封梁王一詔又禪位一詔策文一道璽書一道元帝紀載南平王恪等勸總百揆一牋帝答書一道王僧辨等勸進一表帝答書一道僧辨等再勸進

一表帝再答書一道又討侯景一檄景平後僧辨等再勸進一表徐陵勸進一表丁貴嬪傳載張纘哀冊文昭明太子傳載王筠哀冊文以及諸臣贈謚俱載其詔書如王茂之卒也詔書起語曰旌德紀勲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此已屬浮詞而南平王偉柳慶遠鄭紹叔呂僧珍孔源休等身後加恩之詔無不雷同令人嘔噁南史列傳止書贈謚盡削詔詞是以較本書最爲醒目

陳書書法

陳書避諱處太多如本紀梁敬帝之禪也先載封武帝爲陳公一詔加九錫一策又禪位詔策各一於是武帝

始受禪卽以江陰郡奉梁主爲江陰王車旗正朔一如故事宮館資給務極優隆永定二年江陰王薨詔遣太宰弔祭絕不見篡弑之迹此固循宋齊梁書之舊例也然其事終不可沒則應錯見於列傳中按南史沈恪傳武帝欲令恪勒兵衛敬帝出宮恪叩頭曰身經事蕭家來不忍見此事武帝乃使王僧志代之又劉師知傳武帝令師知往害敬帝帝覺之繞牀走曰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此敬帝被害情事也乃陳書於恪傳尚載其叩頭數語而師知傳全不書此事則紀與傳俱沒之矣衡陽王昌之死也實文帝使侯安都殺之故南史本紀書衡陽王昌沉於江夏

而昌傳亦書中流而殞之使以溺告安都傳則更明書
安都往迎而溺之於江此所謂紀實也乃陳書本紀則
但書衡陽王薨昌傳亦云中流船壞以溺薨安都傳亦
云安都請自迎昌濟漢而薨皆隱約其詞而不明書其
被害始興王伯茂文帝之子廢帝之弟也宣帝既黜廢
帝而奪其位以伯茂有怨言使人殺之於途乃陳書本
紀并不書伯茂薨事伯茂傳亦但云伯茂出宮路遇盜
殞之本紀所諱特有列傳錯見其事乃并列傳俱諱之
則何以傳信於後思廉修陳書已在唐世何以尚作此
委曲迴護豈皆其父察原本察曾官於陳故不忍直書
而思廉遂因父之舊而不敢改訂耶又魏書孝靜帝天
平七年三月侯景克建業梁江北郡國皆來屬大行臺
慕容紹宗遇暴風溺水死侯景弑梁主蕭衍立其子綱
爲主是慕容紹宗之死在梁武未被害之前也而陳書
魯悉達傳云梁敬帝卽位加悉達征西將軍齊遣行臺
慕容紹宗以衆三萬攻之悉達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
免按紹宗旣卒於梁武被害之歲梁武後尚有簡文帝
元帝凡六年而敬帝始立則安得敬帝時尚有慕容紹
宗在耶此更舛訛之甚者

陳書編次得宜

陳書亦姚思廉所撰而編次却不循梁書之例如諸王
傳先衡陽王昌南康王曇朗次宗室次文帝諸子次宣

陳書亦多蕪詞
帝諸子次後主諸子較梁書最有倫序故南史亦仍其舊然南史以衡陽南康二王并入宗室內則非也衡陽乃武帝子應繼大位以陷於魏未歸故不得立及歸而文帝已立遂爲所害此豈得僅入宗室內乎陳書特立傳於宗室之前而以南康附之南康亦武帝從子爲質於齊爲齊所害附於衡陽傳亦屬位置得宜則陳書編次較南史更精當矣

陳書亦多蕪詞

陳書亦多蕪詞如武帝紀載梁敬帝封帝爲陳公一詔加九錫一策禪位一詔策書一道武帝登極一詔又敕州郡璽書一道封諸王一詔各官進爵一詔南郊大赦

一詔又赦罪一詔賑饑一詔文帝紀登極一詔天嘉元年恩赦一詔南郊一詔王琳平後肆赦一詔恤兵一詔減租一詔求賢一詔令僑籍改土斷一詔崇儉一詔春夏停刑一詔二年周文育侯安都等配享一詔三年南郊恩赦一詔六年修前代王侯墳墓一詔曲赦京師一詔天康元年改元大赦一詔廢帝光大元年大赦一詔二年慈訓太后廢帝爲臨海王一詔宣帝太建元年登極一詔二年送流民還鄉一詔軍士年六十免役一詔四年頒兵制十三條一詔舉賢一詔發諸將所部實姑熟一詔建東宮一詔六年肆赦一詔蠲租一詔賑貸一詔九年蠲租一詔十年節財用停工役一詔十一年審

刑一詔大赦一詔崇儉一詔十二年蠲租一詔後主登極一詔重農一詔求才一詔求言一詔禁汰侈妖妄一詔送流民還鄉一詔至德元年改元一詔二年大赦一詔三年修孔廟一詔四年薦舉賢才一詔肆赦一詔徵明元年大赦一詔二年訊囚一詔三年隋兵至戒嚴一詔南史於武帝紀但載進相國加九錫一詔一策梁帝禪位一策武帝登極一詔廢帝紀載慈訓太后廢帝爲臨海王一詔其他概從刪削第節其事書之是以敘次較爲簡淨宋子京所以亟爲稱賞也

魏書

魏書自道武帝詔鄧淵著代記十餘卷太武帝又詔崔浩撰國書三十卷皆用編年體孝文帝詔李彪崔光改作紀傳彪後又有崔鴻王遵業續撰宣武帝又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又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此收書所本也收在魏末卽因高澄奏修國史迄齊文宣時始成衆口沸騰號爲穢史文宣敕魏書且勿施行此收初成之本也孝昭帝又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於是魏書遂行此收初改之本也武成帝又敕收更審收更有圖換遂爲盧同立傳先特爲崔綽立傳至是綽反附出而楊愔傳又增有魏以來一家而已八字此收再改之本也後主緯天統五年以魏收爲尚書右僕射武平四年又詔史館更撰魏書按魏書李緯改作李

系蓋以後主諱故避之則知後主時又經修改此又收
三改之本也然則魏書在收一人已四易稿而其書尚
蕪雜若此信乎作史之難也隋時又有魏澹所撰魏史
隋文帝以收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撰其義例與收不同
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凡隣國之帝不書名太子則書
字平文昭成獻明三帝稱謚餘不稱謚太武獻文被弑
皆直書其事不存隱諱紀傳後不立論贊具見澹傳中
當時號爲良史隋時又有盧彥卿撰後魏紀三十卷唐
時又有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
今皆不傳

魏收書有後人所補者

魏書有不盡魏收原本者如孝靜帝紀武定二年以齊
文襄王領侍中以今上爲僕射五年以太原公今上爲
尚書令所謂太原公今上者卽文宣帝高洋也魏收作
史時正在文宣帝之世故追敘魏事而曰今上也元象
元年書侯景高敖曹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城按獨孤如
願卽獨孤信也其名曰信乃宇文泰所改也當金墉被
圍時尚未改名故書其原名似非後人所追敘則亦可
信爲魏收原本也又凡高歡辭相國辭九錫高澄辭相
國等事皆大書特書以見其不失臣節而於歡之被挫
於玉璧也則書齊獻武王圍玉璧以挑之寶炬黑獺不
敢出略不見敗衄之迹似爲齊廻護者於澄之死也書

齊文襄王薨於第略不見被刺之迹似爲齊隱諱者則更可信爲魏收仕齊時所作也然試以北史核對凡北史所採魏書大率存十之六七而文法亦多改易今此卷除所書齊事外其餘與北史字字相同毫無竄改且靜帝紀後脩書高澄事帝之無狀斥帝爲狗脚朕令崔季舒歐帝三拳及澄入宮責帝反背并遜位後遇酖而崩之事使以爲收所作則收是時方諂齊之不暇而敢書此乎又孝靜后傳書帝被酖後后再嫁楊遵彥爲妻后卽高歡女文宣姊妹也收敢書此乎則魏書孝靜帝紀一卷及皇后傳一卷必非收原本乃後人反抄北史以補之者也然魏書孝靜紀內如高歡辭相國等事乃

北史所無則又非全抄北史者劉貢父謂是時尚有高氏小史及修文殿御覽亦北齊時書後人取北史及此等書雜

綴成篇以補魏書之缺理或然也孝靜紀及皇后傳外如昭成子孫傳一卷明元六王傳一卷景穆十二王傳上卷亦皆與北史相同毫無增損蓋亦取北史以補魏書也惟貢父謂第三卷太宗紀史館舊本上有白簽云此卷是魏澹史而按其書法與澹傳所載體例又不合較之北史亦不相同則此卷難確指爲非收原本也

魏書書法

魏書本紀兼載隣國興滅繼立等事最爲明晰然其書法妄自尊大惟西晉諸帝尚稱其帝號以拓跋之先本

受職於司馬氏故書晉懷帝封祿官爲代公晉愍帝封
猗盧爲代王不能沒也至書東晉元帝則已云司馬叡
僭大位於江南其他如漢趙秦燕諸國斥之爲僭爲僞
更無論矣然翳槐出奔尚依托石虎虎以兵納之始得
歸國則猶附庸於石氏也而先已書石勒遣使求和拓
跋珪幼時國破人散賴苻堅分劉庫辰衛辰爲二部珪
得依於庫仁以長則猶臣服於苻氏也而燕鳳傳已書
苻堅遣使朝貢珪因劉顯來逼遣安同等乞師於慕容
垂則猶仰命於慕容氏也而已書慕容垂遣使朝貢此
等書法在道武建號以後尚猶有說道武以前部落尚
微追敘者獨不可少爲貶損以從實乎至建號以後南

北朝通使等事其於南使之來則書曰某遣某朝貢如
登國六年晉司馬德宗遣使朝貢是也北使之去則書
遣使於某如始光二年詔龍驤將軍步堆使於劉義符
是也於宋齊諸帝皆書爲島夷如天賜元年島夷劉裕
起兵誅桓元是也按節閔帝紀與梁通和詔有司不得
復稱僞梁可見節閔以前國史所記本是如此然修史
時何妨訂正北史於道武建號以前凡列國之事皆不
書以魏方儕於列國也道武以後始兼書列國而書南
北兩朝皆改隣國體較爲得當矣平文之殂魏書旣云
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於己子遂害帝矣乃穆帝
爲長子六修所弒但書帝討六修失利微服民間遂崩

昭成爲皇子實君所弒亦但書帝至雲中崩道武爲清河王紹所弒亦但書帝崩於天安殿太武爲中常侍宗愛所弒亦但書帝崩於永安宮而俱不見致斃之跡此正如魏澹所云遭非命而不異考終使亂臣賊子從何而懼者北史於昭成則書皇子實君作亂帝暴崩於道武則書清河王紹作亂帝暴崩於太武則書中常侍宗愛搆逆帝崩庶不爲曲筆也又魏書於高齊事尤意存廻護高歡起兵以討爾朱氏爲名也則書齊獻武王以爾朱逆亂興義兵於信都又於魏朝加高歡官爵等事書齊獻武王固讓者不一而足孝武之被逼入關又書帝爲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諂佞間阻遂貳於齊獻武王而絕不著高歡跋扈犯上之迹其於京兆王瑜之子寶炬謂輕躁無行耽淫酒色是時寶炬已爲西魏文帝方與齊交爭故極詆之蓋收正仕於齊自不得不曲爲袒護固無足責也

魏書蕪冗處

魏書最爲蕪冗尤可厭者一人立傳則其子孫不論有官無官有功績無功績皆附綴於後有至數十人者如陸侯傳載其子孫馥琇等十六七人李順傳載其子孫敷式等二十餘人以及盧元李靈崔逞封彛皆載其子孫宗族數十人一似代人作家譜者所載之人別無可紀但敘其官闕一二語而已則何必多費筆墨耶當時

陸操嘗病其敘諸家枝葉過爲繁碎魏收謂因中原喪亂譜牒遺亡是以具書支派此雖見其採輯之本意而不盡然也蓋傳中諸人子孫多與收同時收特以此周旋耳齊書魏收傳稱收修史時凡同修者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與陽休之善則爲其父固作佳傳固曾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劾而收書云固在北平甚有惠政李平深相敬重又嘗納爾朱榮子金故滅榮之惡傳論云若修德義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可見收修書全以公事市私情而其時同修史者亦互相牽附北史刁柔傳云柔與收同修魏史志在偏黨凡其內外通親並虛美過實此皆當日阿徇情事也乃李延壽修北史已在唐時與諸人子孫渺不相接可以無所瞻徇何以亦仍魏書之舊臚列不遺耶

北齊書

北齊書亦有數卷亡失而後人取北史以補之者試以北史核對便自了然蓋北史雖據各史修成而其間剪裁增損必大同小異斷無有一字不差者今北齊書本紀內惟文宣紀與北史繁簡互殊其爲原書無疑神武及文襄紀之前半篇及廢帝孝昭武成後主緯等紀則與北史字字相同此必非原本也文宣紀後一論孝昭紀後亦一論而孝昭論前半篇仍是文宣論核之北史文宣孝昭二帝總論則一字不差蓋北齊書孝昭紀與

論俱亡後人遂取北史內孝昭紀論補之而論內又未
刪去文宣半篇以致兩卷之間文宣論復出也武成紀
一卷無論後主紀一卷有論而其論係武成後主合爲
一論核之北史二帝同卷之總論亦一字不差此亦取
北史補之但分卷未分論也皇后傳亦與北史字字相
同惟北史於后傳外兼傳妃嬪此則但有后傳無妃傳
蓋亦從北史內摘出后傳而不及妃嬪耳其諸王傳北
齊書高祖十一王爲一卷無論文襄六王爲一卷無論
文宣孝昭武成後主諸子合爲一卷則有論其論却合
文襄諸子在內核之北史亦字字相同蓋北史自文襄
諸子至後主諸子本合爲一卷故合爲一論而補書者
但取北史各傳分爲二卷而論未及分故文襄諸子有
傳無論文宣以下諸子有論而又兼文襄諸子也其宗
室傳則趙郡清河二王另爲一卷其文字與北史繁簡
各殊傳後一論專爲二王其爲北齊書原本無疑其他
則亦從北史抄出但分卷小異耳北史齊宗室與神武
諸子同卷北齊書以神武諸子爲一卷列于文襄諸子
前而宗室傳另爲二卷次於後主諸子後除趙郡清河
一卷外其餘諸傳亦與北史字字相同蓋北齊原書紀
傳多有亾失而目錄具在補書者摘北史以湊合原書
卷數也惟文襄紀後半篇與北史迥異又語無倫次亦
必非北齊書原本自武定五年文襄辭丞相以後據北

史尚有兩年之事至武定七年八月始被盜刺死今文襄紀則辭丞相後卽敘其致侯景書及景答書下卽敘文襄無禮於魏靜帝之事又不書明年月但云七月還晉陽遇盜而殂則似文襄之卒在武定六年矣且文襄卒於鄴而此云還晉陽遇盜殂則又似卒於晉陽矣按文襄與侯景往復書本在梁書景傳內文襄無禮於靜帝之事本在北史靜帝紀內此事本在北齊書高德政傳內北史於德政傳刪之而著於紀其被蘭京刺死一事亦卽在北史文襄紀內蓋補書者全用北史恐人見其抄襲之迹故於此紀雜取諸書成篇以示小異而不知其蕪雜不倫也

按唐初雖修成梁陳周齊諸史自有南北史出而諸史皆不行自非大力藏書家罕有能脩之者今所傳後魏書北齊書皆宋初取內府本并募天下善本校正刊行觀於胡安國等序後周書謂仁宗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得夏竦李巽兩家本始校正鏤板以行是內府之藏天下之大不過此數本周書如此魏齊書亦可知有宋鏤板時度亦必購募以校其缺軼而已遺失若此可見唐時諸史之流傳於世本自無多也今諸史徧天下而世罕有知其殘缺取北史補成之事則未嘗取南北史核對耳

周書

周書敘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本令狐德棻所撰

也德棻在當時修史十八人中最爲先進各史體例皆其所定兼又總裁諸史而周書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詔修各史德棻已奉勅與庾儉修周書貞觀中再詔修諸史德棻又奉勅與岑文本修周書繼又引崔仁師佐修是同修者雖有數人而始終其事者德棻也李延壽南北二史亦先就正於德棻然後敢表上則可知德棻宿學爲時所宗矣今試取北史核對當後周時區宇瓜分列國鼎沸北則有東魏高齊南則有梁陳遷革廢興歲更月異周書本紀一一書之使閱者一覽了然北史雖亦兼記隣國之事然有書有不書者如高歡之死高澄之篡皆北隣大事也侯景之逆梁武簡文元帝之革

易皆南隣大事也而北史周紀一切不書周書本紀則大統十三年書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十五年書文襄爲盜所殺十六年書齊文宣廢魏帝而自立其於蕭梁之事則於魏廢帝元年總書云侯景之克建鄴也奉梁武爲主梁武以憤恚薨景又立其子綱尋廢綱而自立綱弟繹討景擒之是爲元帝於恭帝元年又書梁將王僧辨陳霸先立梁元帝子方智爲主此皆北史周紀內所不書者而周書則紀載不遺以醒眉目此書法之最得者也宋齊梁陳及北齊書凡易代之際必有九錫文禪位詔陳陳相因可爲嘔噦西魏之遜於周當亦必有此等虛文而周紀不載更見其剪裁之淨他

如趙貴等傳後總敘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可見一代策勲之典蘇綽傳載其六條詔書及大誥全篇可見一代創制之事宇文護傳載其母子相寄之書千載下神情如見王褒傳載其寄周宏讓書庾信傳載其哀江南賦此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見一班亦非如宋魏書之廣輯蕪詞徒以充卷帙也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其與明月公主亂故酖之周書但書魏孝武崩而不見被酖之事王巖當元顥入洛曾受其僞官而周書巖傳亦不書此未免意存隱諱宇文導傳侯景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導爲隴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隴右二千餘里有何關涉據北史是時本令隴右大都督獨

孤信往援侯景故移導於隴右也周書少此數語遂無頭緒又獨孤信傳云景寇荊州乃以信爲大使撫慰三荆尋除隴右大都督則又似信先往荊州後任隴右矣以北史參較則信本督隴右因有侯景之事故遣往荊州及景已入梁故信仍回隴右也周書亦不敘明宇文貴之子昕入隋爲功臣周書以其爲隋臣則不入周傳可也乃又附於貴傳後旣附傳矣則昕在周武帝時爲武帝決策攻克晉州及并州之戰武帝以失利欲還昕謂破竹之勢已成何可舍之遂再戰卽破晉陽此皆在周時功績也而昕傳又不書未免取舍失當又皇后傳每后必載其策立之文亦殊無謂至其編次各傳宇文

測測子深及宇文神舉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傳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傳而另爲卷王雄王謙父子也侯莫陳崇之與侯莫陳順尉遲迥之與尉遲綱李賢之與李穆趙貴之與趙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多費筆墨矣

隋書

隋書最爲簡練蓋當時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書成進御故文筆嚴淨如此南北史雖工然生色處多在瑣言碎事至據事直書以一語括十數語則尚不及也或疑其記事多遺漏如薛道衡死煬帝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及李密牛角掛漢書併侍直仗下煬帝斥爲黑色

小兒之類列傳中皆不書似覺踈略不知此皆事之叢碎無關係者不過世說及詩話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收刪之正見其去取得宜未可輕議也又如裴矩入唐爲民部尚書何稠入唐爲將作匠陳茂入唐爲梁州總管此宜俟他日編作唐臣乃以其功績多在隋世遂爲立傳於隋書更見當時公論在人毫無忌諱虞世南在貞觀時寵遇甚優而其兄世基傳內直書罪惡不能稍掩尤見史筆之嚴也惟房彥謙在隋世本無事蹟可紀而特載其與張衡書數千百言敘爲佳傳未免以其子元齡時方爲相且總知諸史故稍存瞻徇耳張衡與晉王廣謀篡文帝臨危時廣使衡侍疾俄而帝崩此何等

事而衡傳不載僅於宣華夫人傳內附見之則亦未爲直筆至於韋孝寬雖立功於周然隋高祖攝政時尉遲迥懷異圖孝寬奉命馳往察變得其反狀乃亟西還每至驛輒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吏曰蜀公卽尉遲迥將至宜速具酒食迥果遣騎來追每驛無馬有盛饌遂追不及而孝寬得回使高祖嚴爲脩則孝寬之盡心於高祖可知是隋史宜爲立傳而竟不書豈以周書內已有傳故不復復出耶然其子韋壽方立傳於隋書則孝寬有功於隋之處何妨於壽傳內敘入乃壽傳旣不敘入又於其從子韋藝傳內見之殊兩失矣李密歸唐封邢國公以其隋末嘗臣於越王侗故亦立傳於隋書然密入唐旋復被誅之事何以又不書此不可解伊婁謙一生事蹟俱在周宜編入周書盧思道事蹟半在齊半在周乃俱編入隋書亦覺無謂北史源師以孟夏龍見當雩高阿那肱聞之以爲真龍出驚起問龍所在師曰此龍星見非別有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隋書則述阿那肱語曰何乃干知星宿此語殊不及北史之明爽通鑑來護兒奉命由海道征高麗猝聞楊元感反回兵擊之諸將以非詔旨爲疑護兒曰高麗之事小元感之患大如以違命見責我自任之遂回破元感隋書但云元感作逆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此語似不如通鑑之有生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陔餘叢考卷八

陽湖 趙翼 耘菘

南北史原委

南北史原委見於李延壽自序其父大師少有著述之志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其史皆詳於本國而略於他國欲仿吳越春秋體編年紀之客於侍中楊恭仁家有宋齊梁魏四代史因漸次編輯未畢而歿延壽欲繼先志適在顏師古孔穎達下佐修各史因得齊梁陳等五代舊事目所未覩者合之家中舊本參訂編次尚多所闕貞觀十五年令狐德棻奏延壽同修晉書因復得入內府勘究宋

齊魏三代之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壽佐修隋書十志因益得披尋校勘時史局中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已就以十志未成故未頒行延壽不敢使人抄錄乃手自繕寫又於此正史外參考雜史一千餘卷然後成書前後凡十六年既訖事呈令狐德棻閱畢始表上之時已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壽修史時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魏澹兩家魏書皆已流布梁陳周齊隋五史雖未頒行而延壽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錄以爲底本而參考雜史以成之刪去蕪詞專敘實事大槪較原書事多而文省洵稱良史然其中增刪亦有不同者今以各原書核對延壽於宋齊魏三史刪汰最多以此三史本蕪雜太甚也於梁陳周齊隋五史則增刪俱不甚多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延壽亦在纂輯之列已屬善本故也

南史繁簡失當處

南史於宋事惟劉穆之謝晦檀道濟諸大傳多有刪改實爲繁簡得宜其餘大都仍宋書原文而少節之如王懿張劭張敷張暢劉敬宣朱齡石毛修之傅宏之胡藩劉康祖等傳可核對也其增於宋書者類多新奇可喜易動觀聽如孝武紀增其爲皇子守彭城時魏太武大舉至城下長史張暢出與魏李孝伯語帝改服隨暢出孝伯目帝不輟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非常士也

又孝武末年好爲長夜之飲每日盥漱又命酒餼頃數
斗凭几昏睡或有奏事則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內外皆
服其神明廢帝紀增其爲太子時常被孝武斥責卽位
後欲掘孝武陵并詈孝武爲魑奴劉穆之傳增其貧時
向妻舅乞檳榔被侮劉述傳增其視從子候疾命取酒
肉謂禮有疾飲酒食肉等事劉瑀傳增其與何偃並馳
落後有牛馱馭精等語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雖足使閱
者動色解頤兼可資談柄然南史之佳處在於刪繁存
要而不在此瑣言碎事也其刪節舊史處亦有失之太
簡者王鎮惡傳武帝討司馬休之鎮惡爲先鋒聞帝將
至乃先攻斬休之將朱襄一段功績全不書檀道濟先

從武帝討盧循徐道覆積戰功甚多南史一切不載直
從武帝不豫道濟受顧命敘起又劉道規追桓元於崢
嶸洲兵不滿萬而桓元兵數萬奄至諸將懼欲退道規
力持不可乃大戰破之又攻桓仙客偃月壘等功甚著
宋書一一敘之而其下云江陵之平也道規推劉毅爲
元功何無忌爲次功已爲末功此正見其有功不伐南
史於戰功一概刪去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數語則竟似
道規之功本少矣劉真道傳宋書敘其與裴方明等討
破楊難當及其子虎戰功甚著孟龍符傳宋書敘其廣
固之戰以單騎衝賊先奪據水源功爲第一南史皆不
書宋書文穆王皇后傳載其弟藻尚臨川公主被妬離

婚因歷敘宋世公主妬惡并載江敦辭婚一疏南史盡刪之以其與王皇后無涉也然宋書南史俱不立帝女傳則此等宮闈惡習於何見之宋書於王皇后傳牽連書之未嘗無意南史不載轉無以垂戒此又過求簡淨之失也

南史多用齊書原文

南史於蕭齊時事亦僅於諸大傳增減竄易以見其考核之博敘述之工其餘則多仍齊書舊文非篇篇俱有改訂也如齊書本紀謂蕭氏出漢蕭何之後蕭望之乃其先祖之次因歷敘自何以下直至齊高帝世次南史則謂望之傳不載齊典所書恐乖實錄顏師古註解漢書已正其非故削而不錄只從高帝之高祖淮陰令敘起此其紀實也他如鬱林王何妃傳增蕭坦之請殺妃所私楊珉之一事褚淵傳增其父湛之牛墮并躬自輓之淵讀書不輟父歿後有兩厨寶物在其生母郭氏處嫡母求之郭欲不與淵力勸乃與之山陰公主悅淵美請於帝召入主夜就之淵堅拒不亂明帝臨崩托顧命於淵有欲使着黃羅襪之語四貴輔政時有齊高讓增戶邑一書淵與袁粲同答一書以及在袁粲室嘯咏等事王儉傳增其說齊高受禪及代向褚淵關說齊國建後酌定朝儀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禮齊受禪後酌定郊祭殷祭之禮皇太子妃薨酌定宮臣之服等事劉善明

傳增其少厲清節及母陷于魏乃頗貪或問之知以將
贖母故母歸清節益峻等事皆頗有關繫其他仍多用
齊書無甚改易觀垣榮祖焦度張岱褚炫何戡張緒張
融周顯王晏蕭詵蕭坦之江斡徐孝嗣蕭綦張欣泰等
傳可核對也卽較原書稍有增加者不過瑣言碎事如
高帝紀增其少時符瑞皇后傳增高后陳氏先與裴氏
議婚后夢有迎車至如常人禮后不肯去繼有龍旂豹
尾迎者乃喜從之後裴果不成婚而嫁於帝及炒胡麻
未燃火而薪自燒等事鬱林王紀增高帝嘗拔白鬚因
王在旁呼帝爲太翁乃止不拔豫章王嶷死後見形于
沈文季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曾借錢十七萬虎已卒
梁武卽位忘之忽夢虎來責乃送錢還其子仍擢用之
謝超宗傳劉道隆聞武帝稱超宗殊有鳳毛乃出問超
宗身有異毛如此之類大都新奇可喜其實無關於朝
政之大也

南史敘事失當處

柳元景之拒魏師也薛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
奮擊左右皆辟易於是衆軍並鼓噪俱前魏縱突騎來
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著絳衲襦衫馬亦
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
應刃而倒此事宜敘在安都傳乃反詳於元景傳內而
安都傳但云隨柳元景向關陝所向克捷宋蒼梧王旣

被弑齊高帝集朝貴議所立王敬則拔刀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言者血染敬則刀袁粲欲有所言敬則又叱之乃止此事應敘於敬則傳乃反詳於本紀而敬則傳不載齊高帝因荀伯玉奏太子過失遂發怒有易儲意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請往東宮慰太子帝不答敬則大呼宣勅往東宮並索輿輿至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衣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與諸王宴飲盡歡太子得無恙此事亦應敘於敬則傳內乃反詳於伯玉傳而敬則傳不敘

南史與齊梁陳三書互異處

南史於蕭齊事多用齊書原文縱有增刪無甚岐異惟

高帝紀吳喜賚酒一事齊書謂宋明帝疑帝非人臣相使喜封銀壺酒賜之高帝出迎酌飲之喜還奏帝意乃悅南史則謂高帝懼鳩不肯飲喜告以誠先飲之帝乃酌飲喜還奏明帝乃悅齊書庾杲之傳武帝嘆其風韻之美王儉以爲蟬冕所映更生風采陛下當與以卽真南史則以此語爲柳世隆之言齊書崔慧景傳謂慧景起兵向關過廣陵崔恭祖開門納之慧景停二日渡江至京口時江夏王寶元鎮京口爲內應乃合二鎮兵奉寶元向京師南史則謂慧景與恭祖未有素約慧景至廣陵恭祖閉城不出慧景夜襲廣陵據之遣子覺赴京口寶元見其兵少恐不濟事反擊覺走之及恭祖與覺

以八千人濟江柳愷等勸寶元與慧景合乃以覺爲先
鋒恭祖次之慧景爲都督北史梁武帝破建業執蕭寶
寅將殺之寶寅逃奔於魏歷顯仕屢與梁戰後以謀反
誅是寶寅仕魏三十餘年而死也南齊書寶寅傳則謂
齊和帝中興二年以謀反誅是寶寅當梁武未爲帝時
已被刑矣蓋蕭子顯撰次南齊書在梁時有所忌諱也
梁書元帝紀承聖二年魏遣郭元建治舟師於合肥南
史則書齊遣郭元建按是時東魏已微政出高氏梁書
從名分而言故書魏南史按實書故云齊也梁書鄧元
起傳謂元起不出兵救晉壽以致陷沒蕭淵藻來代表
其逗遛乃收付獄元起自縊死南史謂淵藻至求元起

良馬元起不與淵藻殺之後梁武知其枉責淵藻曰元
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據此則當以南史爲確其尤
互異者梁書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大潰而歸喪師
辱國及通姦公主等事一字不書反大加褒美南史則
一一直書略無諱飾蓋梁書多用國史記載粉飾原文
而南史則參考實事也陳書後主沈皇后傳謂隋亡後
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南史謂過江至毗陵
天靜寺爲尼名觀音貞觀初卒陳書吳明徹傳謂明徹
戰敗爲周師所執憂憤遘疾卒南史謂周封明徹爲懷
德郡公位大將軍陳書蓋以完節予之也陳書徐陵傳
謂陵卒謚曰章南史謂後主爲太子時以已作托爲他

人者以示陵陵曰不成詞句後主銜之及卒後主已正位乃謚曰章僞侯姚察傳南史謂察父僧坦精於醫梁時爲大醫正兩宮所賜皆爲察兄弟游學之資陳書不載僧坦以醫術得幸但云知名梁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賜爲察游學之資蓋自諱其醫也

北史與魏書互異處

魏書泰常三年赫連屈丐僭稱帝北史在泰常四年魏書始光二年蠕蠕入寇詔尉普文率騎討之北史謂帝自率輕騎討之魏書始光四年滅赫連昌昌尚書聞敗夜將昌母出走車駕入城擄昌羣弟及諸母姊妹妻妾是昌母未被擄也北史不書其母出亡但云擄昌羣弟

及其母妹妻妾則是并擄昌母矣魏書太平真君七年帝自將討薛永宗永宗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北史謂擒永宗斬之其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太和十七年詔員外散騎侍郎劉承叔使於蕭贖北史則云散騎常侍邢巒使於齊按遣使必兩人魏書凡遣使皆兩人並書北史只書正使一人此次魏書只書劉承叔蓋脫落正使邢巒也魏書前廢帝恭北史書節閔帝魏書後廢帝謂北史書廢帝魏書出帝修北史書孝武帝魏書崔潛工書二百年後姚元標亦工書見潛遺跡以爲過於已北史謂元標以爲過於其祖崔浩魏書穆紹傳元顥入洛以紹爲兗郡刺史行至東郡聞顥敗而返北史不書

其受顯官職之事蓋以完節與之魏書苟頹傳李訢李
敷之誅頹並致諫北史則云李惠李新之誅頹並致諫
太武五王內魏書有廣陽王名建閭北史則單名建皮
豹子之子魏書名喜北史名懷喜長孫翰之子魏書名
平成北史名成長孫翰之弟魏書名陳北史名陵穆崇
之孫魏書名乙九北史名九此皆互異者

北史多取魏收書

唐初修各朝諸史本欲兼修魏書因秘書省奏魏書有
魏收魏澹二本遂不復修是唐初收澹二本具在今按
李延壽北史魏朝紀傳則似全據收書以成之者收書
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各爲一論北史合數帝爲一論而
皆取收論彙括成篇孝文紀論及皇后傳序前半篇皆
全用收語并一字不改景穆諸子平陽王以下一卷傳
論前半篇亦全用收語列傳中如邱堆娥清劉尼王洛
兒車路頭司馬楚之王慧龍盧魯元陳建陸俟長孫嵩
等悉用收原文略有刪節可核對也又收書作於齊文
宣時故其稱高歡曰齊獻武王高澄曰齊文襄王北史
則書渤海王高歡渤海世子高澄史體固如是也而北
史元孝友傳云魏靜帝宴齊文襄於華林園元暉業傳
云齊文襄嘗問暉業近日何所披覽元瑾傳云謀殺齊
文襄事泄伏誅則竟全用收原文并此等亦不檢點改
易矣又本紀太平真君五年二月行幸廬此下必有缺

世會叢考 卷八
文而北史亦書行幸廬太和六年詔以安昌殿爲內寢
皇信堂爲中寢四下爲外寢四下二字必有訛誤而北
史亦云四下爲外寢王瓊傳有云李崇小子青肫嘗盛
服寵勢此四字亦必有訛誤而北史亦云盛服寵勢益
可見北史全本收書也惟魏末先敘西魏次敘東魏及
孝武入關一事魏收書但云帝總六軍於河橋爲斛斯
椿等迫脅遂出於長安其下乃云齊獻武入洛遣官西
迎車駕而不書高歡先起兵以致孝武西奔之跡此固
收爲齊諱也北史則云帝總六軍於河橋高歡引軍東
度帝率南陽王寶炬等以五千騎宿遷西衆知帝將出
夜亡者過半宇文泰遣駱超李賢和來赴高歡入洛遣
婁昭等追帝請迴駕帝鞭馬長驚而去過河謂梁禦曰
此水東流而朕西上此段文字乃收書所無當是取諸
澹書耳

北史刪魏書太簡處

南北史本就各朝原史刪成然南史於原史外尚多有
加增北史於元魏紀傳則但有刪減耳今一一核對北
史所增於魏書者惟元湛傳增其與爾朱榮爭論遷洛
一事元和傳增其少爲孫天恩所打後出守東陽殺其
一家報讎之事薛辨傳增其父強辭桓温苻堅之辟一
事盧懷仁傳增其善與人交有太邱道廣稽生峭立皆
非中道等語李顯甫傳增其聚宗族開李魚川以避賊

一事其他則但刪削原書十存五六絕無增輯也其刪削原書較爲簡淨者如劉文奕傳魏書載其訴父休賓功大賞薄酬對凡二千餘字北史但以一語括之唐景先傳魏書載其五經疑問十餘條北史盡刪之李孝伯傳魏書載其與張暢語幾二千字北史僅存其半此皆過舊書遠甚然又有失之太簡者莊帝時羣盜蜂起各有名號乃一切不書以冀州等七郡封爾朱榮爲太原王此亦當時一大事而亦不書元顥挾梁兵入洛陽已而敗走北史雖略書之而顥爲縣卒江豐斬首則不書孝武帝永熙元年高歡破擒爾朱天光爾朱度律送京斬之亦不書此本紀之失也尉古眷有破蠕蠕擒赫連

昌追禿髮保周窮迫自殺之功和跋有取滑臺及破慕容德之功奚斤有自洛陽攻滑臺破宋將毛德祖之功原雅有襲高車東部之功長孫肥有破慕容農慕容普璘之功北史皆不書此等皆元魏創業之人是以列於功臣傳而功績一切刪之則何以列之爲功臣耶酈範隨慕容白曜南征破無鹽論降肥城及不發兵接應沈文秀事皆得勝筭薛彪子請建屯田請減近南邊民租絹亦當時要務而傳內皆不載又如奚眷有鎮虎牢鎮長安討山胡虜其妻子討沮渠得宜克其三城等功周觀有從討赫連昌從討蠕蠕從征平涼從破離石胡等功是以二人俱在功臣傳乃北史盡刪之眷傳但書其

征蠕蠕出別道後期伏誅之事觀傳但書其撫馭失和致部民薛永宗射死之事如此則二人乃有罪無功者何以列於功臣傳耶此又列傳太簡之失也又其於南北交兵之事尤爲簡略太平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討楊難當魏遣古弼皮豹子等救之四年大破宋兵九年氏楊文德受宋官號魏又遣皮豹子討之擊走宋將郎啓元等興光四年宋將殷孝祖築城於清水魏遣敕文擊之天安元年宋將薛安都以彭城內屬常珍奇以懸瓠內屬宋遣張永沈攸之討安都等魏遣尉元孔伯恭等大破永攸之二年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平原守劉休賓舉城降延興元年宋將垣崇祖寇東兗州魏遣于洛侯討破之四年魏將元琛攻克齊馬頭戍梁郡王嘉破齊將虞紹之於朐山太和十二年齊將陳顯達寇邊詔元斤莫亮等禦之景明四年劉思祖破梁軍於邵陽洲擒其將張惠紹趙景悅北史本紀內皆不書其應載於列傳者如臨淮王譚破宋鄒山寨獲米三十萬又造筏渡軍斬宋將胡崇及其兵萬餘任城王澄弟暉破梁將楊公則等中山王英與蕭懿諸將戰克獲甚多齊將陳顯達攻陷醴陽魏遣穆亮討之顯達敗走梁將馬仙琕來關南築城司馬悅遣將焚其城擒劉靈秀叔孫建之攻東陽也城中竺靈夔爲地道將遁刁雍謂建宜速入城遲則人將走盡梁將王茂先入寇魏遣刁整爲楊

大眼軍司大破茂先斬梁將王花等元顯達以郢州降
梁魏遣源子恭討之敗梁將夏侯夔又敗梁將夏侯亶
又敗梁將胡智達擒梁將閻次洪此皆載在魏書各傳
中而北史任城王澄傳中山王英傳穆亮司馬悅刁雍
刁整源子恭等傳一切不書豈魏書所載本不實耶抑
南北兩朝國史各自誇勝諱敗若一一存之則南北史
核對多不符合故寧一切刪之以免岐互之跡耶

北史較北齊書繁簡互有得失處

北史於魏書大概刪者多而增者少以魏書本蕪雜故
也於周齊諸書則增者甚多蓋周齊諸書修於貞觀而
每史皆須進御兼有魏徵等爲總裁故下筆不苟其有

瑣言碎事稍近於藝者類從刪削史體固應如是也然
亦有過於簡嚴而不足以傳其人之真者北史高乾傳
河陰之戰高昂輕敵以麾蓋自隨西人盡銳攻之一軍
皆沒昂單騎逃至河陽太守高永洛與昂有隙閉門不
納求繩又不得以刀穿閤未徹而追者至乃伏於橋下
追騎迫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遂斬以去神武聞
昂死如喪肝胆杖永洛二百周師購昂首者布絹萬段
歲歲與之及周亾猶未竟此段文字千載下猶有生氣
而齊書但云昂奔河陽城不得入遂爲西軍所害真乃
索然無味又北史慕容紹宗傳神武臨終語世子澄謂
可敵侯景者惟紹宗及神武歿景果反澄遣諸將往皆

敗乃遣紹宗與高岳討之景初聞韓軌往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耳及聞紹宗往乃曰誰教鮮卑小兒遣此人若然高王未死耶此可見紹宗素有以懾景而北齊書但云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乃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慎之語亦無生氣斛律光傳文宣時周人每冬月椎河冰以防齊師及武成時齊人每冬月椎冰以防周師此可以見兩國先後強弱之迹又光被誣死後使邢祖信籍其家祖珽問得何物祖信以得宴射箭及搗奴僕棗木杖爲對珽大慙此正以明光之無逆迹崔暹傳高澄妃本魏靜帝妹澄寵王昭儀欲立爲正暹曰天命未改

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宜廢辱此見暹之持正薛修義傳神武沙苑之敗欲徙家口於定州修義曰若晉州不守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修義請自守晉州斛律金曰還仰此漢小兒守之質其妻子神武乃使修義行晉州事此亦見修義忠於謀國而北齊書光傳暹傳修義傳皆無之此皆北史所增勝於原書者也其他如高慎傳增其出妻崔氏氏乃崔暹妹暹後得幸於高澄澄盛禮嫁其妹而慎後妻李氏色美澄挑之不從及慎叛入西魏妻入逆口中乃從澄高昂傳增其母張氏先有一男令婢爲湯將浴之婢偶他往有養猴繫解投兒湯中死張積薪縛婢及猴共焚之又其兄乾求婚崔氏不得昂

與乾刼其女置村外卽勸乾野合以歸及昂死後東方老塑其象祀之頭輒裂再塑又裂崔悽傳增其教子弟答郡守莫作賊之語謂我家作賊止捉一天子下殿推一天子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又悽妾馮氏邢子才等皆與之私及入獄又與諸囚姦王昕傳增其與崔昂同聽鮮卑人語昂問昕解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統計北史所增如此類者不一而足此則無所關繫徒以新奇可喜眩人耳目卽不增亦可也然北史亦有失之太簡者如北齊書趙郡王叡奏出和士開爲刺史胡太后不肯或勸叡姑緩以慰太后叡正色拒之謂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當守之以死

此見其嫉惡剛正處而北史刪之司馬子如傳爾朱榮被誅後爾朱世隆等欲還北子如謂當回兵向京或可致其離潰卽不然猶可示強此亦見子如應變之略而北史刪之蔡儁傳儁爲濟州刺史魏孝武貳於神武欲以腹心居濟州令御史劾儁罪神武啓復其任帝不許除賈顯智代之儁嚴兵守脩顯智遂不敢入此爲魏帝與神武交惡之始則儁傳何得不載而北史刪之慕容儼傳沙苑敗後儼守雍州與西魏戰二百餘日晝夜拒守大破魏軍擒其將郭他此見儼之忠於所事而北史刪之孫騰傳神武起兵騰謂朝廷隔遠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神武乃立中興主此元朗得立之由亦當時

一大事而北史刪之斛律金傳沙苑敗後神武尚不肯退金以鞭拂神武馬乃退是日微金則神武幾殆北史亦不書又如尉長命傳北史既附其子興敬乃但誌其官爵而興敬戰死芒山之事則不書此又北史失之太簡者也

陔餘叢考卷九

陽湖 趙翼 耘菘

北史與北齊書互異處

北齊書段韶傳芒山之戰神武為西將賀拔勝所窘韶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憚懾莫敢前遂免是韶所射乃勝之前驅也北史則謂韶射斃勝馬追騎不敢進乃免按神武紀神武敗走賀拔勝以十三騎來追稍將及神武韶橫射勝馬殪遂免後周書勝傳亦謂勝追神武急刃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遠去則韶所射即勝馬矣清河王岳傳岳因帝責憂悸不知所為數日而斃故時論以為賜酖也是尚未確指為賜

酖而北史云帝使高歸彥賜以酖岳曰臣無罪歸彥曰
飲之乃飲而薨則賜酖係實事矣金祚傳祚隨爾朱天
光軍天光來討神武留祚督東秦州軍事天光敗乃降
神武是祚從天光天光敗卽降只一次降也北史謂祚
爲賀拔岳使討仇池氐平之未還而岳被害無所歸神
武招之遂降後從孝武入關宇文泰除祚晉州刺史神
武又遣尉景攻降之是凡兩度來降且非以天光敗而
降也盧詢祖傳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北史
謂魏收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此亦小異又北齊
書高歡父名樹北史名樹生北齊書薛循義北史作薛
修義北齊書爾朱榮將有孫白鷄北史作孫白雞北齊
書李義深父名紹宗北史謂名紹字嗣宗北齊書段韶
傳有梁將尹思令北史作尹令思

北史與周書繁簡各有失當處

北史於後周事大概全據周書如韋孝寬韋實楊檟元
定楊薦王慶等傳悉仍周書原文無所刪改其增於周
書者文帝紀帝初至平涼時齊神武使侯景來招帝欲
留景景不屈乃遣之斛斯椿謂帝何不留景帝悔急追
之已不及一事王羆傳增刺史崔亮舉羆爲長史朝廷
不許及梁人寇峽石亮又舉之果立功又河橋敗後各
州郡莫有固志多懷兩端羆乃大開城門任其去留衆
感其誠信皆無異志馮景傳增賀拔岳使景於齊神武

神武與之盟欲結岳爲兄弟景還以語岳岳知神武之
奸遂不許尉遲迴傳增其起兵抗隋文時州郡據地起
兵應之者凡數十人一一書之以見同聲響應盧辨傳
增節閔帝使辨持節勞神武神武已立中興主欲令辨
見之辨不屈乃止長孫紹傳增其與裴正議樂以八爲
正全文斛斯徵傳增其與鄭譯議樂不合所上表全文
賀若敦傳增其以負氣爲宇文護逼死臨歿語其子弼
謂志欲平江南而不遂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當慎
之乃引錐刺弼舌以誌戒此皆周書所無而北史增之
較爲詳脩者也然又有刪所不當刪者叱羅協傳周書
紀其破楊辟邪之功甚詳賀拔岳傳周書爾朱榮旣害

朝士於河陰齊神武勸榮稱帝岳諫榮乃止岳又勸榮
殺神武以謝天下獨孤信傳周書信爲荊州刺史至武
陶東魏遣田八能拒之又遣張齊民出信後信以兵少
若先破齊民則東魏以爲退走益將增兵來追乃先破
八能而齊民亦潰宇文貴傳周書貴少時助刺史源子
雍守夏州戰功甚著又從子雍守鄴力拒不敵潛出乞
師脩極危苦李賢傳周書万俟醜奴敗後万俟道洛尚
據原州賢使醜奴黨阿寶誑道洛出城遂克原州道洛
又來圍城城中有賊黨爲內應引道洛入城賢力戰道
洛乃退走賀若敦傳周書有破蜀蠻下數十柵等功陸
騰傳周書有破蜀賊蘭休祖等功伊婁傳周書有破蜀

賊王令公鄧肱及破郢賊王道肯等功劉雄傳周書齊人背約斛律光來築通關城周遣雄使於光責其負約雄又同齊王憲拔齊伏龍等五城及以二十餘騎破吐谷渾七百騎等功北史一概不書又凡軍事爲別將有功固當書卽不爲別將而從征有功者亦不容沒乃庫狄昌辛威田宏梁椿梁臺等傳皆從征建績而北史一概不書則凡所謂功臣者其功安在耶又如寇洛本賀拔岳偏將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衆共推洛統兵洛自以非才乃與趙貴等議迎周文主軍事北史不書其迎奉周文之由但云衆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周文至以洛爲右都督洛旣爲盟主矣周文至何以遽出其上而以洛爲都督耶于謹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時羣盜蜂起謹請於廣陽願馳往諭之於是鉄勒酋長皆來附是破野穀祿後別諭羣賊也北史刪羣賊蜂起句但云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往諭之則似再諭野穀祿矣旣破矣何必再諭耶此皆北史好簡之失也

北史與周書互異處

周書破六韓拔陵之將有衛可孤北史作衛可瓌周書列傳有蔡携北史作蔡僂按北齊書亦作蔡僂周書芒山之戰有太守慕容思慶北史作慕容思度周書宗室傳內廣都公名真北史名貢周書叱羅協之子名金北史名金剛周

書齊王憲之死年三十五北史年四十周書宣帝子衍封鄴王北史封萊王周書念賢不載其何處人北史謂金城枹罕人周書李弼遼東襄平人北史謂隴西成紀人周書李弼長子輝次子耀北史謂耀居長次子輝尚文帝女故以爲嗣周書獨孤信第三子穆封文成縣侯北史謂必要侯周書王謙傳有隆州刺史阿史那瓌北史作高阿那肱按北齊書高阿那肱本齊嬖臣入周從王謙起兵誅死是同謙起兵之阿史那瓌卽北齊書之高阿那肱也又按北史阿那肱傳末云齊文宣時有阿那瓌亡國之謠故文宣屢擊蠕蠕主阿那瓌而不知亡齊者乃阿那肱其名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云則

周書蓋以當時所呼爲名也周書田宏子名恭北史名仁恭周書賀若敦代人北史謂河南洛陽人

南北史夾敘法

南北史往往用夾敘法蓋以人各一傳則不勝其立而事之可喜者又不忍割愛故因端而旁及之如齊豫章王嶷傳忽入荀丕一小傳虞玩之傳忽入唐寓之反一事王僧虔傳忽入陳天福豫作壽塚塚成而遭刑卽葬焉劉鎮之少年病篤已辦凶器後九十餘乃卒方用之崔慧景傳忽入東陽女子婁逞變服爲丈夫仕至議曹從事事發乃爲婦人服以去曹景宗傳忽入鍾山蔣帝神一事始興王憺傳忽入穰城人年二百四十歲上津

人年一百十六歲等事北史斛律光傳因光死命邢祖
信籍其家祖珽問得何物祖信以宴射箭搥僕棗木杖
爲對珽大慙人皆尤祖信曰好宰相尚死我何足惜此
敘祖信正明光之無罪也因帶敘祖信少時父爲李庶
所卿信亦詣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之一事李元忠
傳忽附其女名法行自誓不嫁出家爲尼弟宗俛與族
人爭田法行以已田償之由是兩家感義閒其田俱不
取一事此等事於本傳初無甚關涉而牽連書之可以
見事繁文省之法亦以見其好奇之過也

南北史複傳

南北史複傳甚多如蠻貊諸國在南者則宜載之南史
間有與北朝通使之事卽附見於本傳中而北史不必
立傳在北者則宜載之北史間有與南朝通使之事亦
附見於本傳中而南史不必立傳乃林邑諸國旣在南
史矣而北史又傳之蠕蠕諸國旣在北史矣而南史又
傳之宕昌高麗亦兩史各見以及劉和薛安都蕭寶寅
蕭綜蕭大圜蕭祇蕭泰亦南北各立傳殊屬繁複若以
其本南朝人奔北受官則立傳於北而傳中敘明其先
在南朝世系功績可矣如羊侃曾立功於魏後歸梁遂
立傳於南而北史不復有傳裴叔業立功於齊後降魏
遂立傳於北而南史不復有傳未嘗不繁簡得宜也况
南史崔慧景傳末云舊史慧景傳後有裴叔業傳今以

其事終於魏故不復立傳於南史延壽亦自以南北並傳爲戒乃何以於劉和等復出若此不幾自亂其例耶又羊侃歸梁後立功甚著自宜立傳在南叔業則生平功績俱在蕭齊後雖兵敗降魏實未赴而卒則於北朝本無事可紀非侃之入梁立功可比自應仍傳於南而於傳末書明降魏未赴而卒之事乃反不傳於南而傳於北亦編次之未當也

據南齊書東昏紀永元二年二月裴叔業病死

及身并未降魏也乃反立傳於北尤覺失當

蕭摩訶立功於隋又與漢王諒作亂若

循裴叔業之例則應立傳於北史乃又傳於南而不傳於北可知南北史體例亦不畫一

南北史自相牴牾處

南史張麗華傳麗華從陳後主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於青溪而北史高頴傳晉王欲納麗華頴曰武王伐紂戮妲己今平陳不宜娶此乃斬之是南史以爲晉王所殺北史以爲高頴所殺其自相牴牾一也北史徐之才傳之才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則此語本出之才也及其自敘先世家傳又謂李神僂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神僂卽應聲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則又以此言爲子昇神僂二人之語矣其自相牴牾二也北史齊孝昭帝紀幼主時帝爲常山王以楊愔等猜忌斥居

潘邸乃執愔及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於尚書省
中入雲龍門遇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至東
閤門成休寧呵止之不得入高歸彥諭之乃放仗帝至
昭陽殿見幼主及太皇太后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
時衛士皆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
恩遇撫刃思効幼主吃訥不知所言乃納刀而泣楊愔
傳則云常山王執愔等於尚書省拳杖亂毆各十人持
之又執鄭子默於是擁愔等入雲龍門至太皇太后及
幼主前具陳愔等將爲亂階臣等爲國事重共執愔等
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時領軍劉桃枝等叩刀
仰視幼主不覘之太皇太后謂幼主何不安慰爾叔幼
主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任叔處分遂
皆斬之據本紀則常山王先斬愔等而後入奏也據愔
傳則擁入見後主後始被殺也又本紀謂武衛娥永樂
撫刃思効愔傳謂領軍劉桃枝叩刀仰視亦不畫一其
自相牴牾者三也齊神武紀及段韶傳賀拔勝追神武
垂及因馬倒而神武得脫之事乃芒山之戰也而賀拔
勝傳又云齊神武攻玉壁勝從周文見神武旗幟乃持
稍追神武刃垂及之則又以此爲玉壁之戰矣其自相
牴牾者四也沙苑之敗齊紀謂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
鼓噪而進齊軍遂大亂而周紀則謂齊軍望見周軍少
競萃於左軍周文鳴鼓起于謹等皆來合戰遂敗是神

武方競前趨利而敗非因地阨少却而敗其自相牴牾者五也

南北史亦有繁冗處

南北史本李延壽承其父大師遺意刊究南北各朝事蹟勒成此書新唐書謂其有條理刪落醜詞過本書遠甚今按其書較各朝史實爲簡淨然亦有採摭新奇荒誕之事增多於舊者如敘宋武帝齊高帝微時符瑞各數千字梁武帝陳武帝符瑞則又不總敘在前而間段挿敘於紀中亦各數千字此皆好奇之過也史稱宋武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皆拒而不答延壽之識反不及此耶又敘齊東昏荒縱之事亦較齊書增多數千字沈約傳敘約先世幾至三千餘字魏收傳敘先世亦如之李謐傳後亦敘其先世累幅不盡皆未免繁費

南北史多複句

南北史雖善敘事然句法重複處太多如何遠傳遠歸家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任孝恭傳孝恭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何子平傳子平學行堅明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戴顓傳顓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諸葛璩傳璩教弟子孳孳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劉苞傳苞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及卒士友以此嘆惜之王敬則傳敬則與

王儉同日拜三公王儉有老子韓非同傳之戲敬則聞而不恨朝士以此多之江祐傳祐任寄雖重而不忌財利論者以此少之豫章王妃庾氏傳妃能烹飪香淨適口又不妬忌上亦以此貴之蕭子雲傳子雲風神閑曠而兄弟不睦時論以此少之虞棕傳棕與人交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梁安成王秀傳秀於帝布衣昆季而小心畏敬帝益以此賢之楊公則傳公則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夏侯夔傳夔性豪侈然愛好人士賓客常滿座時亦以此稱之曹景宗傳張敬兒誅景宗遣人收塋其屍鄉里以此義之邵陵王綸傳綸輕財愛士士亦以此歸之鄭紹叔傳紹叔矜躁然能傾心接

物士亦以此歸之江革傳革有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王琳傳琳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劉彥節傳彥節保護其弟遐不肯證其毒母之事衆以此稱之又彥節既貴士子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彭城王義康傳義康聰識過人一聞必記人物以此益推服之徐羨之傳羨之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何敬容傳敬容出宅竟無餘財時亦以此稱之荀伯子傳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世人以此非之庾仲容傳仲容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江智深傳智深承孝武深眷未嘗有喜色論者以此多之沈攸之傳攸之平尋陽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

將以此多之江湛傳湛在選職頗刻覈而公平無私論者以此稱焉此南史之複句也魏廣陽王建傳建愛敬人物時人以此稱之谷渾傳渾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唐和傳和決訟不加筮楚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裴駿傳駿子修居喪以孝聞二弟一妹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時人以此稱焉宇文貴傳貴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裴伯茂傳伯茂與兄別居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楊素傳素貪財貨議者以此鄙之宇文深傳深撫從弟神舉神慶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竇毅傳毅雖任兼出納未嘗有矜情之容時人以此稱焉閻慶傳宇文護之母慶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附武帝以此重之韋孝寬傳孝寬事兄嫂甚謹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恤朝野以此稱焉韋夔傳帝賜以縑帛惟取一匹帝以此益重之梁椿傳椿好儉素不營資產時論以此稱焉唐永傳永性清廉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唐瑾傳瑾振恤宗族所留子孫者並饒穰之地朝野以此稱之張烈傳烈遇儉歲爲粥以飼飢人鄉黨以此稱之顏之推傳好飲酒多狂縱時論以此少之李業興傳性躁隘無儒者之風時人以此惡之柳昂傳昂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豆盧寧傳寧未有子養弟之子勣爲嗣已而生子讚或請以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仍以勣嗣時人以此多之陸通傳通雖處機密

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楊惲傳惲軍敗遂就擄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趙肅傳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李彥傳彥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宋懔傳懔博學有才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辛術傳術得法書名畫以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襄城景王傳襄城頗引文藝之士當時以此稱之段孝言傳孝言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時論復以此多之邢晏傳晏爲其兄弟之子皆乞官而已子未從宦時人以此多之此北史之複句也雖卷帙繁多自不能無重疊然亦何至累百其詞略無變換觀史記漢書隨筆成文不拘一格才分之相越固不可道里計矣

南史敘事失檢處

南史敘事亦多失檢處如江祐傳旣云明帝輔政祐每說以君臣大義是祐不欲明帝之篡矣下又云明帝胛上有赤痣是日月相常秘而不宣祐勸出以示人是祐又助逆之首也庾域傳旣云域在巴西魏軍圍之域固守糧盡將士皆斃草食土矣下又云魏軍退域上表賑貸不待詔輒開倉夫旣有倉則斃草食土時何以不濟飢軍若謂無詔不敢開則兵退後又何以不待詔而輒開也蕭摩訶傳賀若弼濟江摩訶請於陳後主出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至摩訶請乘其未列擊之後主又不許及將戰後主謂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

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是摩訶之矢志決戰可見矣乃下云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入干初無戰意後摩訶被擒又請於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許之乃入見後主俯伏流涕由前而觀摩訶請戰之意甚堅何至臨陣中變由後而觀既以後主通其妻而無戰志何又戀戀於後主而涕泣求見乎蓋延壽好奇凡有所聞事蹟皆欲臚列傳中遂不覺拉雜如此也章昭達傳既云昭達出征厨傳飲食並同羣下士以此附之是昭達能與士卒同甘苦矣下又云昭達出征每飲食必盛設女妓音律姿容皆極其妙雖臨敵弗之廢也豈妓樂佐食能盡供一軍耶陳書武帝紀杜僧明等圍廣州武帝率兵救廣州賊衆大潰僧明遂降南史則云賊衆大潰僧明後有功業遂降其意不過帶敘一語謂僧明降後能立功耳乃云僧明後有功業遂降成何語耶豈僧明預知後有功業而降耶此皆敘事之失檢也

北史敘事失檢處

趙郡王元諶傳既謂諶與爾朱榮爭莊帝遷洛事榮怒曰何關君事且河陰誅殺大臣君亦應在其內諶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至以河陰之役來恐人元諶宗室近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亦何損是諶亦能執志抗暴者乃傳末何以又云諶無才識時人忽之耶元遙討擒

妖僧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其黨
李歸伯戮於都市魏書所載甚明北史則云斬法慶傳
首京師戮於都市則似法慶一人既斬首又戮都市矣
魏書安同傳同被誣太宗釋之世祖監國以同爲左輔
北史則但云羣臣請治同罪世祖監國以同爲左輔則
遺却太宗釋之竟似世祖違羣議擢用矣元疑傳城人
王奉伯等煽逆疑出走懸門發斷疑腰而出詔尉景討
平之疑乃復任腰旣斷矣尚能逃出復任耶毛修之傳
修之從太武討和龍宋故將朱修之亦從駕謀欲爲逆
以告修之不聽乃止修之遂奔馮宏修之以軍功遷特
進奔馮宏者朱修之也遷特進者毛修之也名同則應

以姓別之而北史概書修之使觀者何以辨別耶陸侯
傳太武征赫連昌詔侯督軍脩蠕蠕與西平公安頡攻
尅虎牢按蠕蠕在北虎牢在南何以脩北而尅南耶魏
書則脩蠕蠕後太武旣還侯又與頡南討北史不析言
之遂致斯謬刁雍傳魏書謂劉裕微時爲刁暢所撻旣
得政先誅刁氏雍爲暢故吏所匿遂奔姚興北史刪所
匿二字但云雍爲暢故吏遂奔姚興則似雍本暢之吏
矣且上旣云先誅刁氏是雍之逃以誅刁氏而逃也如
北史所云則似因爲暢吏懼株累而逃矣司馬消難尚
齊神武女後叛入魏其妻亦隨行北史本傳云消難與
公主不睦公主嘗愬於文宣帝是在齊時已不睦矣下

文又云其妻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則又似睦於前而隙於後段韶傳太和谷之戰北齊書謂周人以步軍上山逆戰韶且引且却待其力疲乃下馬擊之是上山者周人也北史則云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引且却則上山者又是齊人矣

南北史自敘有失實處

李延壽作北史自敘其家傳載邢子才爲李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殮衣無常主易之而出趙郡李榮來弔嘆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云云然魏書李冲傳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微因冲寵遇遂爲當世盛門而情禮淺薄期功之服殆無慘容相視窘乏不加拯濟識者以此貶之則延壽自敘又未可深信或李氏素以家風著而魏收故誣蔑之耶

南史編次失當處

始安王遙光之反也劉諷柳叔夜雖甘爲之死終屬助逆乃列之孝義傳董僧慧以晉安王子懋死非其罪奮身殉難而孝義傳反無之吉翰爲刺史典籤欲活一囚因翰入關齋日呈其事以齋日不行刑也翰明日謂典籤曰卿意欲活此囚但此囚罪重不容全貸旣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乃命左右收典籤殺之特原此囚夫囚果應死不聽典籤可也卽典籤欲翫法出之亦自有

應得之罪要不至於死乃轉脫重囚而殺籤帥實爲輕重兩失乃反以此事列翰於循吏之首何其謬耶

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皆無志故沈約宋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南北史亦但有紀傳無表志隋書諸志則兼載梁陳周齊各朝制度蓋唐初修梁陳周齊隋五代史時若每史各繫以志未免繁瑣且各朝制度多屬相同合修一書益可見沿革之迹故梁陳周齊但作紀傳而志則總列之於隋書也然旣曰隋書而紀傳專記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實殊不相稱是南北史之無志旣屬缺典而隋書之兼志前代又多贅詞似應以隋書各志移於南北史之後以成完書然則觀南北史者當叅觀隋志也

